

## 海外金門人的遷徙經驗：以汶萊烈嶼 家族為主的考察

江柏煒

### 摘 要

烈嶼（俗稱小金門），位居金門島以西、廈門島以東，面積14.85平方公里，目前設籍人口數約1萬2千餘人。19世紀中葉以後，特別是20世紀初，烈嶼人大量出洋謀生，在連鎖式移民的機制下，主要的出洋地為汶萊（Brunei）及新加坡（Singapore）。其中，位於婆羅洲西北、面積5,765平方公里的蘇丹邦國汶萊，烈嶼籍民在1920年代之後陸續移入，到了1960年代成為當地華人社會最重要的社群。經商有成的烈嶼移民扮演了當地華人社會領袖之角色，亦獲蘇丹冊封宮廷官銜，地位崇隆。

本文旨在通過汶萊烈嶼籍民的散居、定居與歸鄉經驗等移民歷程，試圖了解汶萊華人社會、經濟與生活史。首先，本文在田野調查、文獻考證及口述訪談的基礎上，討論烈嶼移民的南渡歷程及其分布；接著分析1950-1980年間冷戰時期的移民情況；進而以幾個代表性家族的散居、定居與歸鄉的經驗，探討華僑網絡的建構；最後，從這些不同類型的移民歷程，幫助我們深入了解汶萊華人社會的動態變遷。

關鍵詞：華僑華人、移民、移民記憶、金門烈嶼、汶萊

# Migration Experience of Brunei Chinese: A Case Study of Lieyu's Families, Quemoy

Bo-wei Chiang\*

## Abstract

Liyu (also known as Little Quemoy) is located in the west of Quemoy Island and east of Xiamen Island. It covers an area of 14.85 square kilometers and has a population of about 12,000 as of January 2018. After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young people of Lieyu immigrated to Southeast Asia in large numbers. Under the mechanism of chain migration, the principal overseas destinations of Lieyu's immigration were Brunei and Singapore. The Sultan state of Brunei,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 of Borneo, covers an area of 5,765 square kilometers. Immigrants from Lieyu and their descendants have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groups in the Chinese society in Brunei. The well-established overseas Lieyu people have played the role of local Chinese leaders, and many of them have also obtained the official title of the Sultan's Candidacy.

This paper aims to understand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life history of Brunei Chinese through the memory of immigrants, such as the experience of diaspora, settlement and homecoming of Lieyu's Families, Quemoy. First of all, 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oral interview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igration history and distribution of Lieyu's immigrants in Brunei. The study then analyzes the immigration situation during the Cold War period from 1950 to 1980. Further, it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networks through the experience of several representative families in diaspora, settlement and returning home. Finally, from these different types of immigration histories, we hope to acquire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dynamic changes in the Chinese society in

---

\* Prof. & Director of Dept.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海外金門人的遷徙經驗：以汶萊烈嶼家族為主的考察

Brunei.

**Keywords: Translocal Chinese, Migration, Immigrant Memories, Leiyu, Quemoy, Brunei**



# 海外金門人的遷徙經驗：以汶萊烈嶼 家族為主的考察\*

江柏煒\*\*

## 壹、研究緣起

國際移民研究，特別是不同族群、文化之間的碰撞、衝突或交融，是近20年來人文社會領域非常關注的學術課題。<sup>1</sup> 跨境／跨國華人（translocal／transnational Chinese，華僑華人）研究是其中的一個焦點，從歷史學、文學、地理學、社會學、政經研究到文化研究，通過不同的發問，嘗試理解不同歷史階段的華人移民散居的情境，他們在不同地方的社會組織過程及文化調適、融合或衝突，以及他們如何維繫家族、地緣的網絡關係，對於中國及當地國之國族認同的意識之形成、轉變；當然也包括海外華人社群對於中國性（Chineseness）或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的文化想像、書寫再現及具體實踐等。

烈嶼（又稱小金門），位居金門島以西、廈門島以東，面積14.85平方公

---

\* 本論文為2018年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之「近代烈嶼海外移民及其文化傳播」第一期研究成果的一部分，並承蒙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誌謝。

收稿日期：2019年2月21日；通過刊登日期：2019年5月13日。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教授兼主任

<sup>1</sup> Stephen Castles & Mark J.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Houndmills: the Macmillan, 1993) ; Douglas S. Massey, Graeme Hugo, Ali Kouaouci, Adela Pellegrino and J. Edward Taylor, *Worlds in Motio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里，至2018年1月為止設籍人口數12,712人。<sup>2</sup> 19世紀中葉以後，烈嶼人出洋謀生。根據本人長期田野調查資料顯示，在連鎖式移民的機制下，烈嶼人主要的出洋地為汶萊（Brunei）及新加坡（Singapore）。其中又以汶萊最為集中。

汶萊，位於婆羅洲西北、面積有5,765平方公里的蘇丹邦國，1888年之後成為英國的保護國，1984年獨立。汶萊為多種族國家，2014年統計全國人口約411,900人。主要為馬來人，占65.8%，華人約占10%，約41,900人。<sup>3</sup> 其中有相當大比例的移民來自烈嶼，是當地華人社會最重要的社群。經商有成的金僑為當地華人社會領袖，不少亦獲蘇丹冊封宮廷官銜，地位崇隆。1913年烈嶼僑民在首府斯里巴加灣市（Bander Seri Begawan）參與籌建騰雲寺，主祀福德正神及廣澤尊王，1918年建成；同年，烈嶼籍甲必丹王文邦創辦育才學校，1922年更名為汶萊中華學校迄今，對當地華人社會文化的傳承貢獻甚多。1960年，騰雲寺更名為騰雲殿，成為當地華人社會唯一合法的廟宇。此外，這些烈嶼僑領積極參與各種公共事務，如捐修祠廟、捐獻教育等，對僑鄉有很大的影響力，林清注、林德甫、李仁義、林文坤、劉錦國、林國民等僑領俱為例證。

若與新加坡、馬來西亞相較，汶萊華人研究相對少了很多，而且主要為饒尚東（Niew Shong Tong）的研究成果。他出生於砂拉越（Sarawak）美里，現為新加坡公民，1969年獲得倫敦大學博士學位的論文為*The Population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Malaysia, Singapore and Brunei*（馬來西亞、新加坡與汶萊華人社群的人口地理學）。之後，他陸續出版了關於汶萊的華文與英文著作，如1990年的*Demographic Trends in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汶萊的人口趨勢）、1991年的《汶萊華族會館史論》，以及1993年的《汶萊的經濟發展》等。<sup>4</sup> 他的研究，提供我們了解1990年代汶萊社會經濟的概況及華人社會的總體

<sup>2</sup> 金門縣政府統計，[https://www.kinmen.gov.tw/News\\_Content2.aspx?n=98E3CA7358C89100&sms=BF7D6D478B935644&s=D7395151C7EF3DC6](https://www.kinmen.gov.tw/News_Content2.aspx?n=98E3CA7358C89100&sms=BF7D6D478B935644&s=D7395151C7EF3DC6)（2019/5/14點閱）。不過，根據烈嶼鄉公所秘書方小萍的訪問，常住人口約5千餘人。方小萍訪談，烈嶼鄉圖書館，2019年5月11日。

<sup>3</sup> 汶萊經濟規劃與發展部，<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1111151208/http://www.depd.gov.bn:80/SitePages/Population.aspx>（2018/6/4點閱）。

<sup>4</sup> Niew Shong Tong, “The Population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Malaysia, Singapore and Brunei.” (Ph. D. [microform] University of London, 1969) ; Niew Shong

樣貌。

在這個初步基礎上，本文旨在通過汶萊烈嶼籍民的散居、定居與歸鄉經驗等移民記憶，試圖了解汶萊華人社會、經濟與生活史。首先，本文在田野調查、文獻考證及口述訪談的基礎上，討論烈嶼移民的南渡歷程及其分布；接著分析1950-1980年代之間冷戰時期的移民情況；再者，以幾個代表性家族的散居、定居與歸鄉的經驗，探討華僑網絡及文化認同的建構；最後，從這些不同類型的移民記憶，了解汶萊華人社會的動態變遷。

## 貳、來去之間：烈嶼移民南渡之歷程

### 一、海外移民的啟動及近代人口的變遷

烈嶼作為一座島嶼型的宗族社會，早期以農漁鹽生產為主，在承平時期的或可自給自足，但隨著人口的繁衍，或遇天災人禍（戰亂、災害、疾病等），即可能促成移民理論所提的其中一個動力：「推力」。

有關烈嶼的人口，清代以前隸屬同安，並無單獨統計。待清中葉之後，方有檔案可稽。根據《金門志》記載，道光年間（1821-1850年）烈嶼保屬二十都、轄三十二鄉（自然村）。1832（道光12）年，烈嶼保二十三鄉有1,333戶，男4,925丁，女3,108口。<sup>5</sup>

第一次較為精準的人口普查在1915年設立縣治後，當時「總共十保、一百七十六鄉（村），一萬八千一百八十三戶，男四萬四千一百四十一丁，女三萬五千二百一十六口，計男女七萬九千三百五十七人」。其中，烈嶼保三十三鄉，1,956戶，男4,814丁，女3,824口。再者，據1920年內務部統計，烈嶼保1,956

---

Tong, *Demographic Trends in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Brunei Darussalam: Educational Technology Centre, University of Brunei Darussalam, 1990); 饒尚東, 《汶萊華族會館史論》(新加坡: 亞洲研究學會, 1991年); 饒尚東, 《汶萊的經濟發展》(新加坡: 亞洲研究學會, 1993年)。

<sup>5</sup> 林焜熿編修, 《金門志》(臺北: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0年), 頁20。

戶，男2,095丁，女1,584口，戶數未減，但人口明顯流失。到了1929年的統計，「全縣八千四百零四戶，男二萬五千零五人，女二萬一千四百六十二人。合計四萬六千四百六十七人」，而烈嶼保的統計則有1,087戶，男3,147人，女2,413口。<sup>6</sup>烈嶼在1920-1929年間的人口統計看起來略有增加（有可能是歸僑、僑眷返鄉定居的因素），但總體上金門在1915年至1929年間的14年內，人口減少41.45%，其中男性減少43.35%、女性減少39.06%，比例相當大。這段期間並無劇烈天災或戰亂，因此這些數據應可作為人口外流之佐證。<sup>7</sup>

此外，從1840年代以來，世界上殖民地經濟的崛起以及非洲農奴的廢除，使得勞動力甚為缺乏，印度與中國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或自願或被誘騙前往這些東南亞殖民地開墾；同時，中國農村經濟的失衡，特別是人口的增加、人均耕地減少、天災與戰亂的破壞，加上「出洋夢」的作用，更增強了人口外移的力量。1860（咸豐10）年《北京條約》使得華工出洋合法化後，更進一步加強了這樣的趨勢。他們踏上了歷史的不歸路，改變了個人的命運，也啟動了原鄉的變遷。

## 二、冷戰時期的南渡歷程

1949年以降，金門成為國共對峙、世界冷戰的前線，社會與空間被高度軍事化，原本的華僑網絡與僑匯受到影響。1956年以後，華僑返回金門或僑眷申請出國，戰地政務委員會及金門防衛司令部具有決定權，除了審查資格外，也負責臺灣與金門之間軍用運輸機或運補船座位的供給，歸僑抵達金門後亦負責接待事宜。在目前已知的1958-1967年之間華僑返金的統計，遠不及1949年以前的熱絡。<sup>8</sup>

在美國國家檔案局收藏一份來自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回覆至美國的資

<sup>6</sup> 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金門縣志》（金門：金門縣政府，1992年），頁354-360；呂允在總編纂，《增修烈嶼鄉志》（金門：烈嶼鄉公所，2010年），頁634。

<sup>7</sup> 金門縣的人口統計，目前找到可信的兩次官方統計，分別是金門獨立設縣的1915年，另外一次是1929年。因此，這些討論是以資料來討論。至於是否有大環境的影響，則是另外一個課題，如1929年全球經濟大蕭條，僑匯經濟數量與歸僑人數反而增加。

<sup>8</sup> 李怡來編纂，《金門華僑志》（金門：金門縣文獻委員會，1971年），頁197-198。

料，名為〈無畏的金門：金門建設進展的數據統計報告〉（Kinmen Undaunted: A Statistical Report on Progress in Kinmen），記錄了1952年2月1日至1959年4月30日之間金門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建設，藉以檢視美國經濟援助的效益。<sup>9</sup> 這種類似社會調查統計年報的記錄方式，提供了我們研究冷戰初期社會變遷的第一手史料。

在這份報告中，有一專節說明了1950年代金門的移民狀況。文章統計了1950-1958年間居民離開金門的原因及數量，並提到在戰爭發生初期的9年內，總計有12,962位離開金門；其中有2,271位、占17.52%遷居海外，比例不算太低。此外，1959年12月31日金門縣政府登錄之居住於外國人口數為8,280人。馬來亞（當時包括新加坡）最多，其中男性3,540人，女性1,890人，占海外移民比例約37.76%；北婆羅洲（包括汶萊、沙巴、砂拉越）等地金門籍民有557人，男性396人、女性161人，占海外移民比例約3.87%。不過，若根據金門華僑協會收集的紀錄，估計有86,250名金門籍民並未被金門縣政府統計、登記進去。此數目是金門當時人口的兩倍之多。其中，新加坡約為5萬人，北婆羅洲為4千人。<sup>10</sup> 換言之，冷戰初期仍有近2成比例的人口自金門島移出前往海外，而不僅僅是遷徙到臺灣本島，其中北婆羅洲的移民主要就是前往汶萊、砂拉越的古晉（Kuching）及砂拉越的林夢（Limbang）。

## 叁、汶萊華人社會的形成與發展

### 一、從「僑居地」到「新家園」的汶萊

汶萊為東南亞回教（伊斯蘭教）國家之一，國名全名是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Negara是馬來語國家的意思，Brunei是國名，Darussalam則是和

---

<sup>9</sup> “Kinmen Undaunted: A Statistical Report on Progress in Kinmen,” April 30, 1959, RG 469, Box 42,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江柏煒，《冷戰金門：世界史與地域史的交織》（金門：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2017年），頁235-237。

<sup>10</sup> 江柏煒，《冷戰金門：世界史與地域史的交織》，頁235-237。

平，亦即「汶萊和平之邦」。地理介於北緯4度至5度、東經115度左右，為馬來西亞東部（簡稱東馬）之砂拉越州分成兩部分，西臨沙巴州（Sabah），南為印尼屬地加里曼丹（Kalimantan），西北面為南中國海，海岸線長約160公里，面積有5,765平方公里。汶萊全國分為四個縣區，分別是Brunei-Muara（汶萊摩拉）、Belait（馬來奕）、Tutong（都東）、Temburong（淡武廊，又名淡布隆）。（圖1、圖2）其中淡武廊縣與本土分開（為砂拉越林夢省所分開）。首都斯里巴加灣市簡稱斯市，華人或直稱汶萊市，是全國行政、商業及文化中心。距離首都60餘英哩的馬來奕縣有三大市鎮，即馬來奕市（Kuala Belait）和西里亞市（Seria），其他主要市鎮還有都東市（Tutong）和邦加市（Bangar）。汶萊亦擁有兩個繁忙的港口，一為摩拉深水港，離首都不遠，約有50公里；另一個為馬來奕港，位於馬來奕縣，主要為馬來奕市與西里亞兩地服務。<sup>1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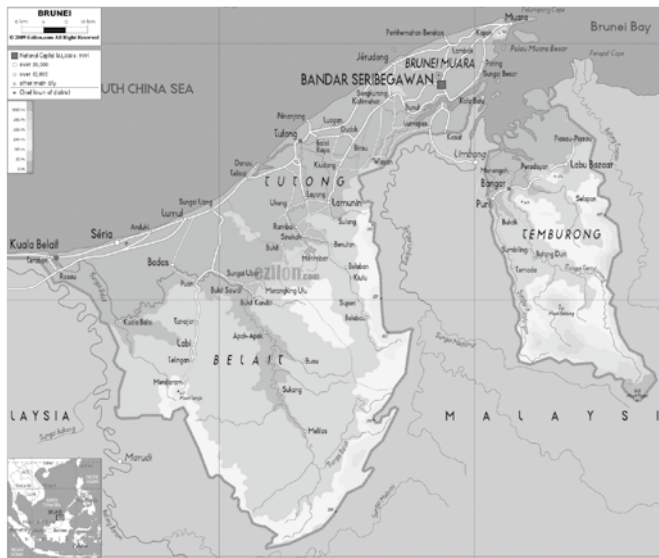


圖1、汶萊地圖

資料來源：<http://tw.search.yahoo.com/search?p=brunei&fr=yfp&ei=utf-8&v=0>（2018/10/10 點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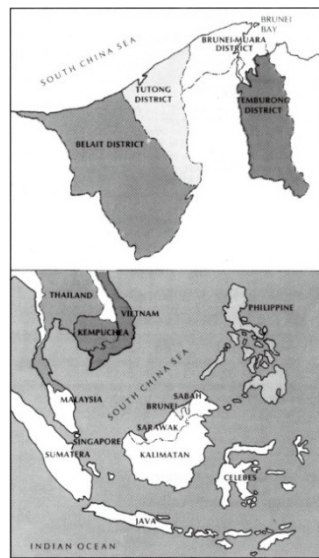


圖2、汶萊四縣及位於東南亞位置圖

資料來源：汶萊中華商會編，《汶萊斯市中華商會創會五十五週年紀念特刊》（汶萊斯市：編者自印，2002年），頁367。

<sup>11</sup> 饒尚東，《汶萊的人口與經濟發展（南洋大學學術論叢：饒尚東卷）》（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2010年），頁2。

汶萊在中國古籍文獻中出現甚早，魏晉南北朝、隋朝時已有使者與中國往來，唐代文獻中，汶萊被稱為「婆利」，元代史籍則稱為「渤泥」，自古為酋長部落之邦。自第8世紀建立王朝之後，15世紀開始成為強大的回教王國。明永樂年間渤泥王曾親自率使臣來中國拜見明成祖，不幸病故，葬於南京。汶萊蘇丹國以海上貿易為基礎，勢力範圍一度擴及沙巴、砂拉越及菲律賓民答那峨島，與蘇祿（Sulu）王朝對峙。在16世紀，砂拉越的古晉被葡萄牙地圖學者稱為Cerava，是婆羅洲島上的五大港口之一。當時砂拉越位處汶萊帝國的勢力範圍，由蘇丹登加（Sultan Tengah）管理。<sup>12</sup>

19世紀初，西方殖民勢力入侵，慢慢削弱蘇丹王國的統治勢力。汶萊蘇丹逐漸失去對砂拉越的控制，只能管轄砂拉越的沿海地帶，這些地區由半獨立的馬來族蘇丹管理；內陸地區則由伊班族（Iban）、肯雅族（Kenyah）、本南族（Penan）及加央族（Kayan）等部落所主導，這些族群頻繁交戰以擴張他們的領土。<sup>13</sup> 因為海盜及歐洲殖民列強侵略，特別是英國的影響，版圖銳減。1847年，汶萊前蘇丹與英訂約，加強商務關係及協同剿治海盜，並予英人在汶萊享治外法權，其後條款又經1856年修正，1888年雙方再立條約，汶萊外交亦由英主理，1906年增訂附約，同意派一駐地長官，代表英政府，受馬來亞專員（參政司，Residents）節制。<sup>14</sup>

1929年，汶萊海岸的西里亞和摩拉發現蘊藏量豐富的石油及天然氣。1941年12月16日凌晨，日軍登陸馬來奕，並占領西里亞油田，6日後汶萊淪陷。1945年，盟軍反攻，汶萊幾日受到轟炸，市區毀於砲火，僅河岸的水村（Kampong Ayer）未受影響。1945年6月10日，盟軍光復汶萊，日軍無抵抗，反而忙碌於破壞其軍事設備，焚毀油田，同時將平日因反日嫌疑受囚之平民，慘酷殘殺，部隊則退入山區內地。1946年，英國恢復對汶萊的控制。1959年，英、汶協定，訂

<sup>12</sup> Rozan Yuno, "Sultan Tengah-Sarawak's first Sultan," *The Brunei Times*, December 28, 2008,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03100218/http://www.bt.com.bn/golden\\_legacy/2008/12/28/sultan\\_tengah\\_sarawaks\\_first\\_sultan](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03100218/http://www.bt.com.bn/golden_legacy/2008/12/28/sultan_tengah_sarawaks_first_sultan) (2018/5/30點閱)。

<sup>13</sup> Constitutional issues in respect of North Borneo and Sarawak on joining the federation, 1961-1963, The National Archives, DO 169/254.

<sup>14</sup> 賴公任主編，《汶萊商業大觀僑賢事略》（新加坡：星州環球圖書公司，1959年），頁11-18。

定新憲法，汶萊成為自治邦，英國負責汶萊的國防與外交事務。汶萊新憲法實施後，全部行政權從原有之參政司移交給第28任、1950年登基的蘇丹奧瑪·阿里·賽富丁爵士殿下（Omar Ali Saifuddien III，1914-1986），並由蘇丹委任之總理或州務大臣，以及政務部長等，配合以行政會議及樞密院，作為處理政務機構。汶萊最高之行政權力仍屬於蘇丹賽富丁殿下，立法議會有議員33名，其中14名為官方議員，計8名為部長職位之官方當然議員，6名則由蘇丹委任。至於其餘非官方之議員，16名為民選，另3名亦由蘇丹委任。<sup>15</sup> 此一設計，融合了汶萊的傳統蘇丹制度與英國的內閣制度。

1963年，馬來西亞組成聯邦國時，曾要求汶萊加入，但汶萊基於石油及天然氣的利益而拒絕。1984年1月，汶萊獲得全面的獨立，同年加入聯合國，並成為東南亞國家協會（簡稱國協，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的組織成員國之一。在政治上，汶萊實行君主立憲制，世襲的蘇丹是國家最高統治者。汶萊國家官方語言為馬來語，國教為伊斯蘭教，而以「馬來，穆斯林，君主」（Malay, Muslim, Monarchy）為國家立國觀念。<sup>16</sup> 1984年初，第29任蘇丹哈吉·哈山納·柏嘉（Haji Hassanal Bolkiah）就任迄今，強調馬來文化、回教和君主體制。<sup>17</sup>

## 二、汶萊華人社會的形成

華人與汶萊的接觸已有一千年以上的歷史，但當時的接觸是一種朝貢體制下的官方互動。近代華人移民到汶萊，約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之際。汶萊最早的一本人口普查報告書於1911年出版時，記錄了全汶萊只有736名華人，約占總人口3.4%。隨著華南移民進一步南來，逐年成長，1921年計有1,423人，1931年計有2,682人。

到了1930年代，華人進一步自馬來半島、砂拉越以及福建、廣東等地進入

<sup>15</sup> 賴公任主編，《汶萊商業大觀僑賢事略》，頁11-18。

<sup>16</sup> 饒尚東，《汶萊的人口與經濟發展（南洋大學學術論叢：饒尚東卷）》，頁1。饒尚東華文使用「馬來，回教，君主」，本文將之改為「馬來，穆斯林，君主」。

<sup>17</sup> Graham E. Saunders, *A History of Brunei*. London: Routledge, 2002.

汶萊。華人移民的高峰期主要在第二次大戰以後，也就是1947-1960年之間。主要原因是發現石油之後，吸引了大量勞動力進入石油公司工作；同時也吸引了不少農耕者到來墾殖；這時期的汶萊正邁向現代化道路，各地大興土木，積極展開基層建設，引進不少華族建築技工參與工作。<sup>18</sup> 華人人數的迅速增加，以至於占汶萊總人口的比例在第二次大戰之後超過了20%，並在1960年達到史上最高的26%。之後，逐年下降，直到2014年最新統計的10.2%。（表1）就華人人數增長率來看，1947及1960年顯然是兩個高峰期，遷入人數有顯著的成長。這與汶萊石油經濟的崛起有直接相關。到了1971、1981年仍然有1萬多人、7千5百多人遷入。到了1991年，因為公民權的考試愈趨困難，遷入人數銳減。在田野調查訪談中也顯示，若是沒有拿到公民權或永久居留權，返回烈嶼定居者亦大有人在。<sup>19</sup>

表1、汶萊華族人口之增長（1911-1991）

年代	人口數	人口增長數	增長率%	占總人口%
1911	736	-	-	3.4
1921	1,423	687	93.3	5.6
1931	2,683	1,260	88.5	8.9
1947	8,300	5,617	209.4	20.4
1960	21,795	13,495	162.6	26.0
1971	31,925	10,130	46.5	23.4
1981	39,461	7,536	23.6	20.5
1991	40,621	1,160	2.9	16.0

資料來源：1.Brunei. Unit Perancang Ekonomi. Bahagian Perangkaan, *Jadual-jadual rumusan banci penduduk Brunei, 1981.*(Summary tables of the Brunei population census, 1981.),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Bahagian Perangkaan, Unit Perancang Ekonomi, Kementerian Kewangan, 1981., p.31.

2.Brunei. Unit Perancang Ekonomi. Bahagian Perangkaan, *Jadual-jadual rumusan banci penduduk Brunei, 1991.*(Summary tables of the Brunei population census, 1991.),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Bahagian Perangkaan, Unit Perancang Ekonomi, Kementerian Kewangan, 1991., p.1.

<sup>18</sup> 饒尚東，《汶萊的人口與經濟發展（南洋大學學術論叢：饒尚東卷）》，頁155-156。

<sup>19</sup> 林瑞典訪談，汶萊摩拉豐源公司，2018年9月28日；方小萍訪談，烈嶼鄉圖書館，2019年5月11日；呂合成（烈嶼鄉公所退休秘書）訪談，烈嶼東林，2019年5月11日。

事實上，汶萊人口的分布並不均勻，城鄉差距頗大，首都斯市所在的汶萊摩拉縣，人口占了7成以上。而東部的淡武廊，人口僅有8,900人，占2.2%，夾在馬來西亞的國境之間，交通仰賴定期船班（2018年開始興建一條跨海大橋），地廣人稀。具有汶萊公民身分者，約72%，永久居民則為6.9%，其餘為暫時居民，占21%。<sup>20</sup>

雖然華人是人數最多的少數民族，1960年達到26%的歷史新高之後，逐年下降，到達目前的10.2%。不過，汶萊的貿易與商業，代理商行絕大多數為華商所經營，歐商雖亦擁有商業機構，但主要仍掌握在華僑手上。但不論歐籍或華僑商號，皆與新加坡主要出口商有聯繫，而輸入品亦皆採辦自新加坡。惟「英馬石油有限公司」（British Malayan Petroleum Co. Ltd）所輸入者為例外，他們是向英國本土、澳洲，以及其他產地直接輸入，貿易額亦漸增加，1947年底關稅更改，鐵器與機械免納入口稅。汶萊全部之貿易，皆在兩港埠：汶萊市與馬來奕，一切歐華重要公司商號多於該地區設立機構，以經營所業。<sup>21</sup>

在1959年汶萊成為自治邦的那一年，賴公任主編了《汶萊商業大觀僑賢事略》一書，在其中〈商業大觀〉一文中，他提到了早期華僑由星馬移民到砂拉越、進而移墾汶萊的過程，也盛讚華僑對於汶萊發展的貢獻，特別是經濟上舉足輕重的地位，以及各項建設技術上無可取代的角色。

矧夫汶萊商業，固執牛耳者厥為華僑，然其間雖有外商機構之設，或囿於地理環境以及卓具成績等關係，仍須賴以從事招徠匡輔。龐大礦務工業，歸之資力充沛外商所總攬，但建設工程技術人員勞工，各當地方衛生政教，日常生活供應等等，多賴同僑服務，甚此，我華僑之在汶萊州邦，今昔皆處於極重要地位。

華胄資本及勞工，初由星馬分流至砂拉越，嗣續奮進此邦，慘淡經營，勤儉耐勞，奉公守法，成家立業，衣食全聚教養於斯，與各民族和睦共處，遠溯漢唐而迄今茲，優哉遊也，儼如海外故鄉，熱愛是邦臻於富強之域，咸樂於貢獻所能，各展所業，促進此「和平之居」汶萊回教

<sup>20</sup> 汶萊發展部，<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1111151208/http://www.depd.gov.bn:80/SitePages/Population.aspx>（2018/6/4點閱）。

<sup>21</sup> 賴公任主編，《汶萊商業大觀僑賢事略》，頁11-18。

州邦永恆昌盛繁榮，蘇丹殿下德澤覃敷，吾僑民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喁喁企望殊殷。<sup>22</sup>

### 三、方言群移民的統計及分布

如前所述，華人移民主要集中在汶萊首府斯市（華人有時直稱汶萊市）及馬來奕縣，前者是汶萊的政經與文化中心，後者是石油的產業市鎮。若進一步根據1959年賴公任主編《汶萊商業大觀僑賢事略》資料加以統計，華人移民的方言群主要為福建（閩南）各邑、客家各邑、廣府各邑及海南人，莆田與福州也占了一定的比例。福建幫集中於斯市，包括金門烈嶼、廈門、同安、安溪等，其中又以金門烈嶼為最，並以經營貿易商號為大宗；而馬來奕多為廣府、客家及海南人，行業上則較為多元，小店家、各類技術人員、農漁業均有。以該資料（1959）所記載的312位人物，我們可以進一步分析：

1. 有96位未登載祖籍地，占30.8%，是比例最高的一群。<sup>23</sup> 而登錄有祖籍地的僑民，其中有43位來自金門烈嶼，占全部華人的13.8%，是人數最多的一群，同時也是福建（閩南）幫中最大的社群，占了福建人總數的65.2%。

2. 汶萊境內的華裔商人，未登載祖籍地者30.8%，福建（閩南）各邑移民占21.2%居次，客家各邑移民占14.7%、廣府人約10.9%、海南人為7.4%、潮州人5.1%、福州與莆田僑民則分別為4.5%、3.2%，浙江、湖北籍民及僑生（在南洋出生的華裔）則占少數。

3. 祖籍金門烈嶼的人數主要集中於斯市，有33人，占斯市華人107人的30.8%，僅次於未登載祖籍地者的35人，可謂斯市第一大社群。

4. 進一步以烈嶼人分布來算，斯市的鄉僑占汶萊全部烈嶼人的76.7%。其次是馬來奕縣的6人，占14%；都東縣有3人，占7%；淡武廊僅有1人，占2.3%。

<sup>22</sup> 賴公任主編，《汶萊商業大觀僑賢事略》，頁11-18。

<sup>23</sup> 未登載祖籍地的原因很多，可能是從南洋其他地方再移民到汶萊，本身已經是第二代甚至更多；又或是文化水平之故，使得原鄉祖籍地的記憶已經佚失。

5.生產石油的馬來奕縣，除技術工人外，經商者祖籍地分布最為平均，人數最多者為客家人，其中大埔人有15人、揭西（河婆）人有12人；潮州揭陽人有11位；福州人亦有11位；福建詔安人有7位；金門烈嶼人有6位。

6.馬來奕的華人人數最多，達190位；斯市居次，有107位；都東11位；淡武廊僅記載有4位僑商，人數最少。

有關汶萊華人方言群、祖籍地的相關統計，見表2至表7。

表2、汶萊境內華人祖籍地統計總表

方言群	祖籍	斯市		都東		馬來奕		淡武廊		總計	
		人數	比例 %	人數	比例 %	人數	比例 %	人數	比例 %	人數	比例 %
閩南	金門烈嶼	33	30.8	3	27.3	6	3.2	1	25.0	66	21.2
	廈門市	3	2.8	-	-	1	0.5	-	-		
	同安縣	-	-	-	-	1	0.5	-	-		
	安溪縣	4	3.7	3	27.3	-	-	-	-		
	永春縣	1	0.9	-	-	-	-	-	-		
	晉江縣	-	-	-	-	1	0.5	-	-		
	惠安縣	-	-	-	-	2	1.1	-	-		
	詔安縣	-	-	-	-	7	3.7	-	-		
莆田	莆田縣	5	4.7	-	-	4	2.1	-	-	10	3.2
	仙遊縣	-	-	-	-	1	0.5	-	-		
福州	福州市	1	0.9	-	-	11	5.8	-	-	14	4.5
	閩清縣	1	0.9	-	-	1	0.5	-	-		
廣府	花縣	1	0.9	-	-	-	-	-	-	34	10.9
	寶安縣 (新安縣)	4	3.7	-	-	2	1.1	-	-		
	中山縣	-	-	-	-	3	1.6	-	-		
	順德縣	-	-	-	-	1	0.5	-	-		
	南海縣	-	-	-	-	2	1.1	-	-		
	廣寧縣	-	-	-	-	1	0.5	-	-		
	四會縣	-	-	-	-	1	0.5	-	-		
	四邑縣	1	0.9	-	-	-	-	-	-		
	新會縣	-	-	-	-	2	1.1	-	-		
	台山縣	1	0.9	-	-	4	2.1	-	-		
開平縣	1	0.9	-	-	3	1.6	-	-			

海外金門人的遷徙經驗：以汶萊烈嶼家族為主的考察

方言群	祖籍	斯市		都東		馬來奕		淡武廊		總計	
		人數	比例 %	人數	比例 %	人數	比例 %	人數	比例 %	人數	比例 %
廣府	鶴山縣	-	-	-	-	1	0.5	-	-		
	新豐縣	-	-	-	-	1	0.5	-	-		
	東莞縣	2	1.9	-	-	1	0.5	1	25.0		
	不詳	-	-	-	-	1	0.5	-	-		
客家	惠陽縣 (惠州)	2	1.9	-	-	4	2.1	-	-		
	龍川縣	-	-	-	-	1	0.5	-	-		
	海陸豐	1	0.9	-	-	-	-	-	-		
	陸豐	-	-	-	-	2	1.1	-	-		
	嘉應州	-	-	-	-	1	0.5	-	-		
	五華縣 (長樂)	-	-	-	-	3	1.6	-	-	46	14.7
	梅縣	2	1.9	-	-	-	-	-	-		
	大埔縣	-	-	-	-	15	7.9	-	-		
	蕉嶺縣	-	-	-	-	1	0.5	-	-		
	揭西縣 (河婆)	-	-	-	-	12	6.3	-	-		
	普寧縣	-	-	-	-	1	0.5	-	-		
	饒平縣	-	-	-	-	1	0.5	-	-		
潮州	潮安縣	-	-	-	-	1	0.5	1	25.0		
	饒平縣	-	-	-	-	-	-	-	-		
	澄海區	-	-	-	-	-	-	1	25.0	16	5.1
	揭陽縣	-	-	-	-	11	5.8	-	-		
	惠來縣	-	-	-	-	2	1.1	-	-		
海南 (瓊州)	瓊州	-	-	-	-	6	3.2	-	-		
	瓊山縣	1	0.9	-	-	1	0.5	-	-	23	7.4
	樂會縣	2	1.9	-	-	4	2.1	-	-		
	文昌縣	2	1.9	-	-	7	3.7	-	-		
湖北	天門縣	1	0.9	-	-	-	-	-	-	3	1.0
	不詳	1	0.9	-	-	1	0.5	-	-		
浙江	寧波市	-	-	-	-	1	0.5	-	-	1	0.3
	僑生	2	1.9	-	-	1	0.5	-	-	3	1.0
	不詳	35	32.7	5	45.5	56	29.5	-	-	96	30.8
	小計	107	100	11	100	190	100	4	100	312	100

資料來源：整理自賴公任主編，《汶萊商業大觀僑賢事略》。

表3、華人各方言群的人數統計

方言群	總計	
	人數	比例%
福建（閩南）	66	21.2
莆田	10	3.2
福州	14	4.5
廣府	34	10.9
客家	46	14.7
潮州	16	5.1
海南（瓊州）	23	7.4
湖北	3	1.0
浙江	1	0.3
僑生	3	1.0
不詳	96	30.8
小計	312	100

資料來源：整理自賴公任主編，《汶萊商業大觀僑賢事略》。

表4、斯市之華人祖籍地統計表

方言群	祖籍	斯市	
		人數	比例%
福建（閩南）	金門烈嶼	33	30.8
	廈門市	3	2.8
	安溪縣	4	3.7
	永春縣	1	0.9
莆田	莆田縣	5	4.7
福州	福州市	1	0.9
	閩清縣	1	0.9
廣府	花縣	1	0.9
	寶安縣（新安縣）	4	3.7
	四邑縣	1	0.9
	台山縣	1	0.9
	開平縣	1	0.9
	東莞縣	2	1.9

海外金門人的遷徙經驗：以汶萊烈嶼家族為主的考察

方言群	祖籍	斯市	
		人數	比例%
客家	惠陽縣（惠州）	2	1.9
	海陸豐	1	0.9
	梅縣	2	1.9
潮州		-	-
海南（瓊州）	瓊山縣	1	0.9
	樂會縣	2	1.9
	文昌縣	2	1.9
湖北	天門縣	1	0.9
	不詳	1	0.9
浙江	寧波市	-	-
僑生		2	1.9
不詳		35	32.7
小計		107	100

資料來源：整理自賴公任主編，《汶萊商業大觀僑賢事略》。

表5、都東之華人祖籍地統計表

方言群	祖籍	都東	
		人數	比例%
福建（閩南）	金門烈嶼	3	27.3
	安溪縣	3	27.3
莆田	莆田縣	-	-
福州	福州市	-	-
廣府	花縣	-	-
客家	惠陽縣（惠州）	-	-
潮州	潮安縣	-	-
海南（瓊州）	瓊州	-	-
湖北	天門縣	-	-
浙江	寧波市	-	-
僑生		-	-
不詳		5	45.5
小計		11	100

資料來源：整理自賴公任主編，《汶萊商業大觀僑賢事略》。

表6、馬來奕之華人祖籍地統計表

方言群	祖 籍	馬來奕	
		人數	比例%
福建（閩南）	金門烈嶼	6	3.2
	廈門市	1	0.5
	同安縣	1	0.5
	晉江縣	1	0.5
	惠安縣	2	1.1
	詔安縣	7	3.7
莆田	莆田縣	4	2.1
	仙遊縣	1	0.5
福州	福州市	11	5.8
	閩清縣	1	0.5
廣府	寶安縣（新安縣）	2	1.1
	中山縣	3	1.6
	順德縣	1	0.5
	南海縣	2	1.1
	廣寧縣	1	0.5
	四會縣	1	0.5
	新會縣	2	1.1
	台山縣	4	2.1
	開平縣	3	1.6
	鶴山縣	1	0.5
	新豐縣	1	0.5
	東莞縣	1	0.5
	不 詳	1	0.5
	客家	惠陽縣（惠州）	4
龍川縣		1	0.5
陸 豐		2	1.1
嘉應州		1	0.5
五華縣（長樂）		3	1.6
大埔縣		15	7.9
蕉嶺縣		1	0.5
揭西縣（河婆）		12	6.3
普寧縣		1	0.5
饒平縣		1	0.5

海外金門人的遷徙經驗：以汶萊烈嶼家族為主的考察

方言群	祖籍	馬來奕	
		人數	比例%
潮州	潮安縣	1	0.5
	揭陽縣	11	5.8
	惠來縣	2	1.1
海南（瓊州）	瓊州	6	3.2
	瓊山縣	1	0.5
	樂會縣	4	2.1
	文昌縣	7	3.7
湖北	不詳	1	0.5
浙江	寧波市	1	0.5
僑生		1	0.5
不詳		56	29.5
小計		190	100

資料來源：整理自賴公任主編，《汶萊商業大觀僑賢事略》。

表7、淡武廊之華人祖籍地統計表

方言群	祖籍	淡武廊	
		人數	比例%
福建（閩南）	金門烈嶼	1	25.0
莆田		-	-
福州		-	-
廣府		1	25.0
客家		-	-
潮州	潮安縣	1	25.0
	澄海區	1	25.0
海南（瓊州）		-	-
湖北		-	-
浙江		-	-
僑生	2	-	-
不詳	35	-	-
小計	107	4	100

資料來源：整理自賴公任主編，《汶萊商業大觀僑賢事略》。

雖然，《汶萊商業大觀僑賢事略》未能納入勞動階層的統計，但也能提供我們關於1950年代後期汶萊華人社會的某一側面，特別是關於第二次大戰後移民祖籍地分布與經營行業之了解，實為重要的史料。這些統計，基本上幫助我們還原1950年代後期，汶萊華人社會的一些特性：

1.由於賴公任的紀錄以商人階層為主，因此，上述統計不是社群人口比例的概念，而是以商人階層為主的統計。

2.與馬來半島（西馬）其他地區相比，汶萊的福建幫（閩南人）是數量與比例上比較大的社群，客家、廣府、海南居次，潮州人在汶萊則不多。

3.福建幫主要集中於商業繁盛的斯市，而出產石油的馬來奕縣吸引了各方方言群的移民，包括客家、廣府為主的技術工人，當然也有這些方言群的小商家進駐經營生意。淡武廊人數規模小，華商數量亦少。

4.福建幫的主要地緣關係就是烈嶼。烈嶼商人多數聚集斯市。

位於閩南的金門，19世紀後期、20世紀初期海外移民的第一站經常是新加坡。他們入境新加坡之後，有些再進入馬來半島的其他港埠，如雪蘭莪巴生（Klang Selangor）、馬六甲、檳城、吉隆坡等，有些則跨過馬六甲海峽或南中國海來到印尼群島的蘇門答臘、邦加島、勿里洞、雅加達、泗水等地，也包括婆羅洲的汶萊、古晉、林夢等地方。其中，連鎖式移民讓鄉僑往往高度集中在同一地緣，甚至是業緣。烈嶼人於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中葉南渡謀生或躲避戰亂，集中在新加坡及汶萊、林夢。在新加坡的烈嶼移民一開始多數以駁船業維生，在汶萊、林夢則經營小雜貨生意。汶萊的華人社會，烈嶼人是最大的社群，特別集中於商業薈萃的斯市，在華人各方言社群之中，經濟實力相當雄厚。

## 肆、移民案例：四個烈嶼華僑華人家族的研究

百餘年來，烈嶼移民絡繹不絕地南渡汶萊，尋求謀生機會。少數勤奮且幸運者，得以成功致富；部分華僑華人更對原鄉的家族經濟、祠廟興修、學校創建等

公私領域有所捐獻，共同推動了僑鄉的近代化。

以下，本文選擇了四個華僑家族案例，討論其移民歷程，呈現烈嶼人散居、定居及歸鄉等經驗。一為在汶萊發跡的烈嶼第一人、丕顯天猛公甲必丹王文邦家族，包括他的兒子王金紀及女婿林清注，他們對汶萊早期華人社會的公共化扮演了重要的領頭角色；二為丕顯拿督天猛公甲必丹林德甫家族，他除了承繼王文邦在汶萊華人社會的地位外，也在冷戰時期支持中華民國，並對金門多所挹注；三為丕顯拿督甲必丹劉錦國家族，他白手起家、創辦華和百貨，是勤奮致富成功的案例；四、西路林氏家族，為三代人持續散居、定居或歸鄉的過程，尤其第三代林瑞典是在冷戰時期移民到汶萊，值得重視。

## 一、丕顯天猛公甲必丹王文邦家族

### (一) 丕顯天猛公甲必丹王文邦

丕顯甲必丹 (Pehin Kapitan) 王文邦 (1882-1940) 生於烈嶼鄉西宅。1900年，年僅18歲時由家鄉南下，先到石叻坡 (新加坡)，隔年再到汶萊謀生，開始了他在海外奮鬥的生涯。他可謂汶萊烈嶼移民致富的第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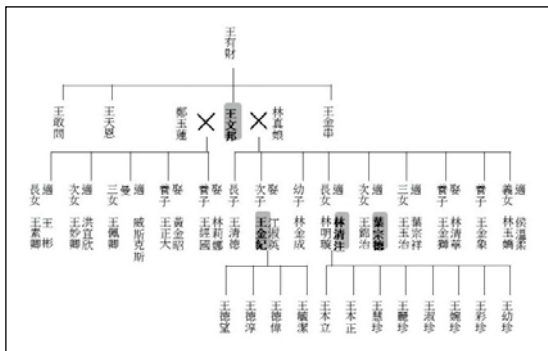


圖3、王文邦家族系譜

資料來源：整理自Teck Guan Holdings Pte Ltd., *Ong Kim Kee: in Loving Memory* (《永慕親恩：拿督王金紀紀念文集》) (Malaysia: Perniagaan Yakin, 2004).

王文邦父親為王有財，其兄姐先後到汶萊謀生，他們分別為長兄敢問、次兄天恩以及胞姐金申。王文邦元配林真娘 (1894-1932)，育有長子清德，以痼疾休養，次子金紀，幼子金成 (早夭) 及三千金。金紀娶妻江淑英。長女明璇，適夫婿丕顯拿督天猛公林清注；次女錦治 (秀卿)，適夫婿葉宗德；三女玉治 (玉鏗)，適夫婿葉宗祥。養子有金獅及金象，金獅娶妻林清華。金象全家，於第二次世界大戰

日軍轟炸新加坡時，不幸全家罹難。義女有林玉嬌，適侯溫柔。林真娘於1932年病逝，翌年，王文邦續弦，娶鄭玉蓮（1909-1967）為繼室，與鄭女士育有三女：素卿，適夫婿王彬，後定居中國福建省福州市；妙卿，適洪宜欣，現定居香港；佩卿，適威斯克曼（V. Krijgsman），後定居英國。鄭玉蓮也領養兩子，分別為：正大，娶妻黃金昭；經國，娶妻林莉娜。其家族系譜如圖3。

王文邦初到汶萊時，荊棘荒涼、人煙稀少，市區只有幾間茅草屋頂的簡陋小店屋，零落稀疏。華、巫人在貿易方面多以土產為主，偶遇新加坡貨輪抵達，則彼此議價，然後以物易物。19世紀末的汶萊情況大致如此，年老的長輩們多熟悉當時生活，並能娓娓道來，鉅細靡遺。王文邦不仰賴他人庇蔭，也不靠親友支持，刻苦耐勞地從小本生意做起。1910年創設「金德源號」（又稱德源號），收購樹膠等土產和買賣汶萊生產之黃金，也從事批發進口香煙等出入口貨的生意。此外，德源號開始代理及銷售汽油。店號的業務隨著斯市繁榮而日益蓬勃，他也因信譽卓著而名聲遠播。<sup>24</sup>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德源」店屋乃用木板建築。日軍到來，汶萊淪陷，店屋被聯軍轟炸成平地。1946年，聯軍登陸汶萊約一年之後，王家又在原址以棕櫚葉重建店屋，繼續營業。王文邦秉持勤勞儉樸的美德與堅忍奮鬥的精神，曾親自划著木舟，載著貨品，經年累月地在斯市水村川行，向村民們兜售，成了家喻戶曉的商人。1930年代，馬來大多數住在水厝，汶萊市鎮只有一條街。每逢漲潮時候，河水會漲到現今的蘇丹街（Jalan Sultan）。該區處於低水位地段，後經汶萊政府批准，展開填土工程，而王文邦是承包者之一。他憑藉著小生意累積的資本，進一步轉型為營造商人。由於當年現代建築技術尚未普及，填土工程是由本地的馬來人或小孩用牛奶罐舀起河裡的泥沙，一罐一罐倒入小船，再由小船載到目的地，一船一船的填進低地。這些工程雖不好做，但可以累積與政府的關係，有助於在異地發展更多的事業。<sup>25</sup>

王文邦持續發展批發和零售生意，並先後開設了五間店，包括至今仍然存在

<sup>24</sup> Teck Guan Holdings Pte Ltd., *Ong Kim Kee: in Loving Memory* (《永慕親恩：拿督王金紀紀念文集》) (Malaysia: Perniagaan Yakin, 2004), pp. 14 -15.

<sup>25</sup> Teck Guan Holdings Pte Ltd., *Ong Kim Kee: in Loving Memory*, pp. 15-17.

的「德隆餉當」（當舖）。由於經營有方，業務蒸蒸日上，奠定了穩健的經濟基礎。他於1939年創設「文邦」戲院，為汶萊人帶來了新的娛樂生活。日軍侵占汶萊時，戲院也被聯軍摧毀，直到1953年重建，並在1960年拆除。<sup>26</sup>

王文邦雖因家庭環境沒有得到學校教育的栽培，但在他成功之際，號召汶萊華商創辦華僑學校。1918年，他邀請30餘位友人，共同創辦了「育才學校」（汶萊中華中學之前身），以教育子弟。初期沒有校舍，只能租用店屋作為教室，學生有20餘人。舊有的臨時校址是在王文邦之住宅「太原」<sup>27</sup>對面。後來由於學生數逐年增加，原有的教室已不敷使用。王文邦遂與友人於1937年發起興建校舍籌款運動，他以一元對一元的方式，號召商家響應，共籌得4千元，得以建築一座兩層樓的「中華學校」校舍。校址是在斯市瑪那哈拉路（Jalan Bendahara），徵用了當時的平民房屋與華僑協益社的地段。1938年，育才學校更名為中華學校，並有了全新校舍的落成。<sup>28</sup>（圖4至圖9）



圖4、文邦戲院

資料來源：賴公任主編，《汶萊商業大觀僑賢事略》，頁31。



圖5、1962年落成的新文邦戲院

資料來源：Teck Guan Holdings Pte Ltd., *Ong Kim Kee: in Loving Memory*, p. 44.

<sup>26</sup> Teck Guan Holdings Pte Ltd., *Ong Kim Kee: in Loving Memory*, pp. 17-18.

<sup>27</sup> 「太原」建於1938年，原址為現今汶萊斯市喜來登酒店對面之停車場。當時，所有王氏家族成員，都同住了一個屋簷下，為數眾多。參見Teck Guan Holdings Pte Ltd., *Ong Kim Kee: in Loving Memory*, p. 32。「太原」為王家的祖籍堂號（燈號），顯見他不忘本的心意。

<sup>28</sup> 1930年代間，「中華學校」最初租用平民樓宇作為課室。華僑協益社是聚集華人開會商討事情之場所，為汶萊華人早期的組織之一，王文邦曾擔任該社社長及名譽社長。參見Teck Guan Holdings Pte Ltd., *Ong Kim Kee: in Loving Memory*, p. 28.



圖6、王家祖屋太原



圖7、1980年代初的斯市蘇丹街德源大廈

資料來源：Teck Guan Holdings Pte Ltd., *Ong Kim Kee: in Loving Memory*, pp. 11,42.



圖8、1934年中華學校舊校舍



圖9、1938年中華學校新校舍落成啟用

資料來源：Teck Guan Holdings Pte Ltd., *Ong Kim Kee: in Loving Memory*, pp. 21-22.

當年，學生多來自貧苦的家庭，兩元的學費亦難以繳付。樂善好施且熱心教育的王文邦，經常資助經濟能力較差的學生，篤信基督教的他，甚至在聖誕佳節分送學生校服，好讓他們有機會完成讀書的心願。王文邦於1918年起即擔任育才學校、中華學校之正總理（相當於現今之董事長）職，直到1940年辭世為止，前後長達22年。他奉獻社會和重視教育的堅持，為汶萊的華文教育開拓了良好的基礎。他也無私照顧同鄉，當時來自金門的同鄉初臨汶萊時，他會讓他們借宿在德源店內。若要經商，也會讓他們預支一些貨物或金錢去做生意，之後再慢慢償還。他也補貼鄉僑回鄉盤纏，替對方買下船票和提供旅費，讓他們有機會回返故

里。有鑑於他在華社的領導地位，汶萊蘇丹冊封他為華人首任丕顯甲必丹（相當於宮廷大臣）榮銜，以及汶萊國家議會議員。1940年王文邦辭世，享年58歲。他對汶萊社會、經濟和教育發展有卓越的貢獻，尤其在團結華僑和啟發民智方面，實為關鍵的開拓者、領導者。<sup>29</sup>

## （二）王文邦之子拿督王金紀

拿督王金紀（1931-1998）是王文邦次子，出生於汶萊。王金紀兩歲時母親病逝，九歲那年父親也去世了，王家遺產就由四名親信所組成的信託人協助管理，即王金紀之舅父林樹仁<sup>30</sup>、繼母鄭玉蓮、大姐夫丕顯拿督天猛公（Pehin Dato Temenggong）林清注和二姐夫葉宗德。

稚齡的王金紀，在汶萊斯市中華學校接受4年的啟蒙教育。1941年末，日軍侵占汶萊，斯市中華學校受戰亂影響，1943年底停辦，王金紀的學業也暫時中斷。在1941年至1945年日軍占領汶萊期間，王家人艱苦維生，曾經相繼到斯市水村對面，一個名為Lupak Luas的島嶼避難，一棟臨時搭蓋的陋屋即是棲身之所。隨同王家一起逃難的尚有王金紀之舅父林樹仁，他順理成章的成了王金紀的老師，負責教導他。（圖10、圖11）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王金紀即赴新加坡華僑中學繼續求學。1948年，他以優越的成績考取初中文憑。（圖12、圖13）1951年，礙於家族企業需要有人接班，他被迫放棄高中學業，自新加坡返回汶萊，繼承父業，挑起艱鉅責任。<sup>31</sup>他在大姐夫林清注的督導下，掌管德源號。數年之後，除了當舖由繼母鄭玉蓮繼續管裡之外，其餘的生意皆由他掌管，這些業務包括：代理從新加坡進口的牛奶和冰淇淋，然後批發給本地之零售商；代理香煙和零售汽油；經營文邦戲院以及店鋪的出租。當年，王金紀除了著手接管祖傳的生意，亦策劃重建德源舊店屋，蓋起兩層樓之水泥店屋，為數五間。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王金紀的

<sup>29</sup> Teck Guan Holdings Pte Ltd., *Ong Kim Kee: in Loving Memory*, pp. 24-26.

<sup>30</sup> 林樹仁於1931年至1938年期間擔任汶萊中華學校校長，1945年日本投降後，該校董事會委任他辦理復校工作。林樹仁為王金紀舅父，舅母方美珠亦於1931年開始在該校執教，直到1972年，任期長達41年。參見Teck Guan Holdings Pte Ltd., *Ong Kim Kee: in Loving Memory*, p. 100.

<sup>31</sup> Teck Guan Holdings Pte Ltd., *Ong Kim Kee: in Loving Memory*, pp. 32-40.



圖10、1974年王金紀受封拿督



圖11、王金紀舅父林樹仁與方美珠夫婦



圖12、1940年代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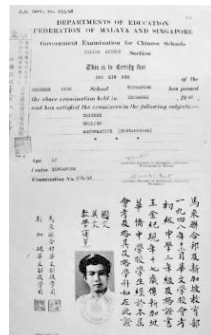


圖13、王金紀初中畢業證書

資料來源：Teck Guan Holdings Pte Ltd., *Ong Kim Kee: in Loving Memory*, pp. 34, 37-38, 61.

兒子們自國外學成歸來後，又興建今日聳立在斯市蘇丹街之德源大廈，而德源總部的辦公室就設在該大廈的頂層。<sup>32</sup>

文邦戲院建於1939年，位於現今斯市「汶萊回教銀行」地址。王金紀掌管該戲院期間，規定每逢週日放映中文影片，並提前放映預告片，以吸引更多的觀眾前來觀賞。1960年，文邦戲院因空間太小，無法容納更多觀眾而拆除，王金紀就

<sup>32</sup> Teck Guan Holdings Pte Ltd., *Ong Kim Kee: in Loving Memory*, p. 44.

在戲院原址後方，再建立另一座戲院，取名為「新文邦」戲院。1962年，新文邦戲院落成之際，適逢汶萊發生叛變事件，政府曾暫借該戲院，將所逮捕的叛徒關在裡面。文邦戲院除了作為人們的娛樂場所外，熱心公益的王金紀亦時常應不同社團的要求，借出戲院以舉辦電影義演，而所籌得的義款則充作辦校等教育慈善用途。除了借出戲院，他也盡量播放廣受大眾歡迎的影片，以求達到電影義演的效益。<sup>33</sup>

王金紀於1953年5月結婚，娶妻江淑英。江淑英是曾任汶萊郵政局首位局長拿督江恩才的四女。王金紀與江淑英婚後育有三男一女。（圖14、圖15）長男德望，1976年畢業於澳洲國民大學，考取文學士後赴英國倫敦經濟大學，以特優成績考取碩士榮銜。現出任汶萊國民保險有限公司（National Insurance Company Berhad）副董事經理、喜來登酒店董事，亦受委為汶萊亞太經濟合作論壇諮詢委員會代表，經常在經濟論壇、會議及世界高等學府演講，甚受歡迎，同時也是英文商業雜誌Asia Inc.的共同股東。次男德淳，留學澳洲，考取商業碩士學位，現任德源集團董事經理，管理集團屬下之房地產及投資等公司。除此之外，他也像



圖14、1953年王金紀夫婦結婚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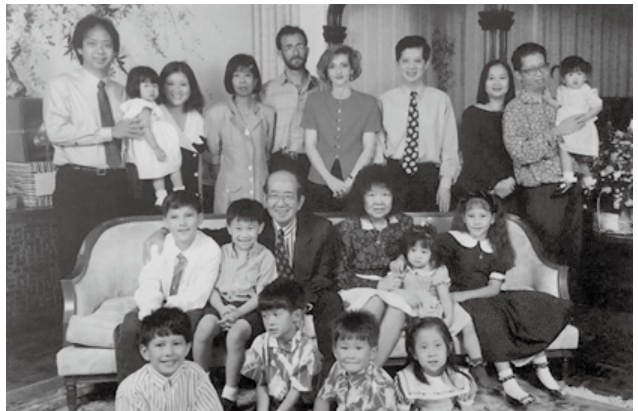


圖15、1990年王金紀家族合影

資料來源：Teck Guan Holdings Pte Ltd., *Ong Kim Kee: in Loving Memory*, pp. 8, 46.

<sup>33</sup> Teck Guan Holdings Pte Ltd., *Ong Kim Kee: in Loving Memory*, pp. 44-48.

父親一樣，騰出寶貴的時間積極的在華社和文化教育等領域貢獻棉力，包括現任汶萊聖安特烈學校董事秘書、斯市市政局成員、斯市中華商會署理理事長等職。次媳江秀蓉是特許會計師。三男德偉，於英國考取法律學士學位，是一名執業律師，開設律師事務所，智利政府曾委任他為該國駐汶萊的代理參贊。三媳田愛華是高級醫務人員。女兒毓潔，畢業於澳洲墨爾本大學，獲心理學和歷史學榮譽學位，適牙醫奧古斯丁（Agustin del Rio），定居澳洲，他們投資葡萄園，從事釀酒業，生產家族品牌del Rios的酒類。德望和德純，分別在1976年和1981年自國外學成歸來，加入祖父創立的德源號。後來，他們也將事業擴展至酒店業、房地產和保險業等，事業版圖更加廣大。<sup>34</sup>

王金紀繼承父親遺志，本著「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宗旨，有生之年致力於推動文化、教育事業和華社福利工作，實踐忠恕之道，熱心公益，貢獻良多，足以為典範。他長年捐獻經費給予中華中學，例如：1958年該校為籌建幼稚園、行政大樓及教師宿舍大樓，在籌款宴會上他一人認捐15萬，創新紀錄。屹立在校園內巍峨壯觀的教師宿舍，即以「拿督王金紀」命名。1955年至1961年，王金紀與林水濱先生共同擔任汶萊中華中學董事長，並於1959年挹注學校開辦高中部。

自1949年開始，除了學校外，王金紀亦投身社團，尤其是為斯市中華商會付出許多寶貴時間，默默地從英文文書、教育組主任、商業組主任晉升理事長一職，數十年來任勞任怨，不只為商會作出了不少貢獻，也協助提升汶萊華商在國際領域的知名度，更促進了國與國之間的良好貿易關係和共同繁榮。

為表揚他為國家和社會所作的貢獻，1974年汶萊蘇丹哈吉·哈山納·柏嘉冊封王金紀「拿督」（Dato Paduka）榮銜。他在中華商會任職理事長期間，除了處理例行事務之外，還經常與其他的理事們一起迎接外國的訪客、使節或率團到國外訪問，負起加強聯繫、促進區域經濟繁榮之責任。例如：1993年3月間，臺灣桃園縣金門同鄉會一行34人，到訪汶萊斯市中華商會；同年11月下旬，王金紀率領眾理事出席於香港舉辦的第二屆世界華商大會；1994年8月間，中國上海對外經濟技術合作公司代表團到訪，並拜訪汶萊斯市中華商會等接待工作。他於1975年至1978年，蟬聯斯市中華商會理事長職。1990年至1994年期間連任三屆

<sup>34</sup> Teck Guan Holdings Pte Ltd., *Ong Kim Kee: in Loving Memory*, pp. 50-52.

理事長，並於1995年開始出任名譽會長兼顧問，直到辭世為止。他的真誠服務精神，促進了社會的團結，也樹立了華人社會的公益楷模角色。<sup>35</sup>

### （三）王文邦女婿：拿督天猛公林清注

林清注先生（1905-1993），是最早受封丕顯天猛公宮廷官銜的華族之一，為王文邦長女王明璇的夫婿。他們婚後育有本立、本正二子，俊秀有為。女兒六人，慧珍、麗珍、淑珍、婉珍、彩珍、幼珍，咸聰敏秀麗。



圖16、林清注

資料來源：賴公任主編，  
《汶萊商業大觀僑賢事略》，頁21。

林清注出生於烈嶼東林，10歲到汶萊。長成之後，經商成功。個性樂善好施，曾擔任汶萊中華中學董事長及斯市中華總商會首任會長，熱心贊助華僑文教及福利事業。對於汶萊中華學校之建設，貢獻亦多，1945年復校後，歷任各屆董事長。1952年榮膺汶萊蘇丹封為拿督天猛公，1969年獲頒汶萊國家榮譽勳章，足見汶萊政府對他的尊重。（圖16）

林清注所經營的「光源號」位於McArthur路63號（信箱67號），從事中西百貨、電器用品等進出口貿易，並代理保險業，業績鼎盛。他亦曾任王文邦所經營德源號之執行經理，總代理菸草、電油，是汶萊華僑商界領袖之一。<sup>36</sup>（圖17、圖18）

## 二、丕顯拿督天猛公林德甫家族

丕顯拿督天猛公（Pehin Dato Temenggung）林德甫（1910-1999），出生於福建金門烈嶼鄉西口村。他的祖父林貞灶，曾於廈門一帶經營船運，擁有船舶18艘。其父林昭應，在家務農，家道小康。林德甫9歲時，父親逝世。母親陳貝治含辛茹苦，日夜縫裁女紅衣物及布鞋等，由林德甫攜往各鄉兜售為生，入夜才有

<sup>35</sup> Teck Guan Holdings Pte Ltd., *Ong Kim Kee: in Loving Memory*, pp. 56-70.

<sup>36</sup> 賴公任主編，《汶萊商業大觀僑賢事略》，頁21。



圖17、林清注所經營的光源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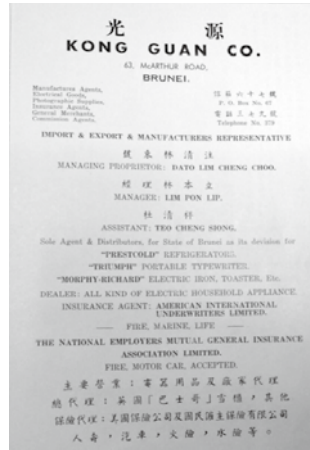


圖18、光源號商業廣告

資料來源：賴公任主編，《汶萊商業大觀僑賢事略》，頁21-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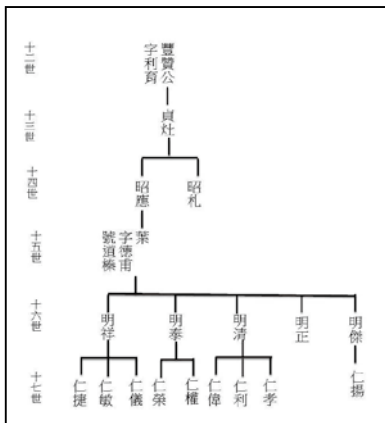


圖19、林德甫家族系譜

資料來源：林明泰提供

時間補習功課。1927年，林德甫南渡汶萊，歷經創業艱辛。1934年，林德甫奉母親之命返回金門與同鄉洪梅治成親，婚後舉家遷往汶萊。林德甫與妻子共有五子九女，分別是水綠、明祥、玉花、明泰、明清、玉麗、玉華、玉美、玉霞、明正、玉品、玉卿、玉真及明傑，分別繼承了林德甫事業體及回饋社會的精神。（圖19）1959年出版的《汶萊商業大觀僑賢事略》中如此描述林德甫：「和藹慷慨，一諾千金，信譽孚中外，德高望重，為僑界賢豪。更為蘇丹所尊重。」<sup>37</sup>可見其在汶萊華人社會的崇高地位。

<sup>37</sup> 「甲必丹林德甫先生，原籍福建金門，名門望族，先生年少有為，抱凌雲之志，十七歲南渡汶萊，幾經努力創業，現自置土庫大廈二間於汶萊市羅木街七十二及七十三號，電話四七九號。商號曰『美成』，取東南盡美，有志竟成之旨。經營洋雜百貨及米糧樹膠等進出口業務，兼營僑滙，業務鼎盛。先生和藹慷慨，一諾千金，信譽孚中外，德高望重，為僑界賢豪。更為蘇丹所尊重，一九五八年榮膺汶萊蘇丹欽賜華人甲必丹殊勳，為僑界爭光不少。……」參見賴公任主編，《汶萊商業大觀僑賢事略》，頁22。

## （一）林德甫的南渡發跡與回饋社會

1927年，年僅17歲的林德甫南渡汶萊，在其表兄吳祥記的「隆順商行」——經營米糖的店號擔任雜工，一開始工資才2元。但任職4年中，他潛心學習生意，了解當地情況，掌握了各種商業營業技能。<sup>38</sup>

1934年，他與友人林昭賞、林德樟共組畜牧公司，經營生蝦生意；是年林德甫再與林水輕、陳清奇合作，合創「美成號」貿易商號，與新加坡南昌號九八行<sup>39</sup>合作，代理新加坡進口的民生物資，也將汶萊的樹膠片（1.5尺見方，經過清洗而曬乾的樹膠片，綁成一捆）賣往新加坡。1936年林、陳二人相繼退股，林德甫受限於資金短缺，再邀族叔林招峰、宗兄林水遍入股，經營建材生意，主要販售竹子、棕櫚葉和茅草。二戰後他獨資經營「美成號」，業務蒸蒸日上，甚至購置自己的樹膠園。在1950年代韓戰爆發之際，樹膠價格上揚，美成號累積了不錯的獲利。

1962年，林德甫在新加坡創設友利行，成為F&M汽水（紅獅桔水）、楊協成食品罐頭及Tiger啤酒汶萊區總代理；1970年，他在臺灣創設「高汶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從臺灣進口水泥、鋼材、食品、雜貨以及藝術品，並向臺灣輸出原木、石油等；1970年他在香港設立「美成船務有限公司」，擁有6艘船隻，還採購成衣、雜貨等，生意如日中天。（圖20、圖21）

林德甫在事業成功之餘，積極參與汶萊華人公共事務，熱心公益，回饋社會，曾於1946年籌組「汶萊中華公會」（1947年更名為「汶萊中華商會」，並於1969-1972年間擔任第20、21屆會長）；1953年與多位鄉僑發動成立騰雲殿建築

<sup>38</sup> 林明泰訪談，汶萊林明泰汽車公司會議室，2019年1月23日。

<sup>39</sup> 所謂九八行，基本上是一種批發土產貨物、徵收佣金代理的商號。由於佣金比例固定為2%，結算貨帳，一律九八扣交，故名九八行。這是一種星、馬、印尼、汶萊等地華人貿易商號的俗稱，盛行於19世紀初至20世紀80年代。這是一種在人力與資金有限、國際匯兌精算能力不足、大型運輸工具缺乏的情況下，高度仰賴地緣網絡、誠信關係及彈性經營所發展起來的貿易體系。以新加坡為中心，土產主要由印尼、馬來亞等地進口，主要貨物為樹膠、錫米、胡椒、咖啡、紅茶葉、豆蔻、黃豆、花生、辣椒乾、亞蔘等。早期的九八行，不僅為經營者帶來財富，更奠定了新加坡國際轉口貿易的樞紐地位。汶萊的金門商人也是九八行貿易體系的一部分。江柏煒，《星洲僑民：新加坡金門人的宗鄉會館》（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07年），頁96-98。



圖20、美成商號



圖21、美成號商業廣告

資料來源：賴公任主編，《汶萊商業大觀僑賢事略》，頁22、61。

委員會，並擔任主席，積極展開大規模募捐活動，改建騰雲殿。1954年起擔任中華學校董事長，期間長達40餘年，貢獻良多，之後並設立「丕顯天猛公拿督林德甫先生及洪梅治夫人獎學金」，1997年被聘為永久名譽董事長。1996年籌組「汶萊福建會館」，由烈嶼同鄉洪瑞泉擔任籌委會主委，之後並擔任福建會館主席。除此之外，林德甫擔任汶萊當地著名的南音社團「羣聲音樂社」名譽社長一職，長達24年，也被聘任為「斯市廣惠互助社」永久名譽顧問。（圖22至圖24）換言之，自1950年代中期起，一直至1999年辭世前，林德甫是汶萊華人社會的實質領袖。

由於林德甫處事謙和，辦事公正，與人和睦共處，頗得汶萊蘇丹信任，他的不少建議曾為蘇丹所接納。1958年，汶萊蘇丹奧瑪·阿里·賽富丁冊封他為華人甲必丹，授權他代表政府處理華社婚姻註冊、調解糾紛等事務。1989年7月15日獲蘇丹哈吉·哈山納·柏嘉冊封為「拿督」（Dato），並受聘任為汶萊王國下議院議員、市議會議員等官職，1996年5月11日再獲蘇丹冊封為「丕顯天猛公」（Pehin Temenggung），是史上汶萊華人的最高頭銜。（圖25）林德甫之子拿督林明泰、林明傑持續以「林德甫控股基金」投入公益慈善事業，在「丕顯拿督天猛公林德甫拿汀洪梅治全汶華校建設基金暨清寒學優獎助學金」支持下，曾於

2018年捐獻汶幣5萬2千元予國內8所華校及象棋公會，繼承了林德甫無私的奉獻精神。<sup>40</sup>



圖22、1987年汶萊中華商會與汶萊馬來工商總會聯合組織汶萊全國工商聯合會NCCI合影  
(前排左4為林德甫)



圖23、1987年汶萊中華商會第廿九屆理事就職典禮合影  
(前排右1為林德甫)



圖24、汶萊中華中學董事會董事就職典禮  
(前排右2為林德甫)



圖25、林德甫獲蘇丹頒授有功勳銜

資料來源：羣聲慶祝卅周年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編，《婆羅乃羣聲音樂社慶祝成立第卅周年紀念特刊：1958-1988》（汶萊斯市：婆羅乃羣聲音樂社，1988年），頁35、37-38。

<sup>40</sup> 〈林德甫控股基金捐5萬2 8校及象棋公會受惠〉，《聯合日報（馬來西亞砂州）》，2018年10月27日，網址：<https://eunited.com.my/141706>（2019/2/7點閱）。

## （二）回饋鄉里：林德甫與臺灣、金門

林德甫自17歲離開金門前往汶萊發展後，雖偶有返鄉探親之事，然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及後來的國共對峙，返回故鄉金門成了一條艱難的道路。然而在海外功成名就的林德甫，雖然身在異國，卻心念故國家園，在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時，外資大量流失，當時世華銀行有不少汶萊華僑撤資，然而林德甫不但不撤資，反而以全數接手的具體行動，表示他對祖國的支持與信心，因此贏得愛國華僑的美譽。他曾任中華民國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委員，以及華僑信託銀行的金融董事長。林德甫也曾受到蔣中正總統的召見，與臺灣關係非常密切。

根據《正氣中華》記載，林德甫自1934年返鄉結婚後，於1953年11月跟隨馬來亞、新加坡、婆羅乃等僑領重新踏上故鄉土地。之後多次回鄉探親，1965年5月16日，《正氣中華日報》以〈最光榮的旅程：僑領林德甫三度回鄉捐資興學〉為題，盛讚其愛鄉情懷。（圖26、圖27）甚至他的兒子結婚之後，都要安排返回烈嶼祭祖。林德甫二子、拿督林明泰（1941-）於1968年結婚時，父親即安排他們新婚夫婦回鄉祭祖；當時他們從汶萊來到臺北，由於時值「單打雙不打」，軍機並非天天飛金門，故得先住在中華路由金門人陳玉堂開設的金湖旅社等候通知。<sup>41</sup>同時，有感於家鄉受到戰爭波及造成的困頓，林德甫無私捐資興建烈嶼中學、金門華僑之家、烈嶼各祠廟、卓環國小校舍，且號召重建烈嶼保生大帝廟；1982年3月林德甫並捐款新臺幣50萬元設立「林德甫孝慈獎助學金」<sup>42</sup>，獎勵烈嶼優秀中學生，帶動金門華僑獎掖家鄉子弟的風氣。1996年12月林德甫在受封「丕顯天猛公」返鄉進匾祭祖時，再度捐出100萬元充實獎學金，受惠對象擴及大學、研究所學生。<sup>43</sup>（圖28）

根據林明泰的訪談，當時林德甫的資金多數通過香港的船務公司匯進臺灣，再轉至金門。在冷戰時期，已經獲得汶萊公民權的林德甫的故鄉情懷恰恰是中華

<sup>41</sup> 林明泰訪談，汶萊林明泰汽車公司會議室，2019年1月23日。

<sup>42</sup> 呂允在總編纂，《增修烈嶼鄉誌》，頁868。

<sup>43</sup> 林德甫所捐贈之獎學金本金共有200萬元，捐贈詳細次數與時間點已不可考，原為獨立獎學金辦法，但隨著存款利率之遞減，於2011年時與其他獎學金合併為「紀念僑領林德甫暨鄧玉春、黃貴銓與某士官長獎學金」，目前由烈嶼鄉公所管理。吳玉華（烈嶼鄉公所社會課課長）訪談，烈嶼鄉公所，2018年8月16日。



圖26、海外僑領訪問金門

資料來源：記者不詳，〈訪金僑領昨日返臺〉，《正氣中華》，金門，1953年11月12日，版1。



圖27、林德甫返鄉捐資興學

資料來源：葉志剛，〈最光榮的旅程〉，《正氣中華日報》，金門，1965年5月16日，版4。



圖28、林德甫返鄉進匾祭祖

資料來源：記者不詳，〈縣籍旅汶僑領林德甫表達慎終追遠愛鄉愛國情操〉，《金門日報》，金門，1996年12月26日，版3。

民國政府所需要愛國僑領的行為。他捐資興學、敬祖愛鄉，受到地方人士的敬重，也被政府所大力表揚，成為1960-1990年間的僑領指標。當然，也因為和臺灣政商關係密切，林德甫也可以得到當時臺灣水泥的代理權，進一步擴大了生意版圖。冷戰時期林德甫的歸鄉，背後有著強烈的政治宣傳目的，而來自海外鄉僑的捐輸，不只是血緣與地緣網絡的重建，還成為戰地金門軍民心理上一股莫大的支持力量。

目前，林德甫控股有限公司仍為汶萊數一數二的大企業，橫跨汽車代理、房地產等行業，由二子拿督林明泰擔任集團執行長，其他家族成員在集團中各負其責。林德甫子孫們克紹箕裘，與時俱進地創新發展。（圖29至圖31）



圖29、烈嶼保生大帝廟  
銅像室內之林德  
甫鑄像



圖30、丕顯天猛拿督公林德  
甫照片



圖31、林明泰受封拿督勳銜  
資料來源：林明泰提供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 三、丕顯甲必丹拿督劉錦國家族

丕顯甲必丹拿督劉錦國（1920-2018），祖籍烈嶼上林人，是汶萊傑出的農商企業家，其家族所擁有的9家百貨商場（華和百貨）及12家現代化農場，龐大的事業體全數為獨資經營，是汶萊華人企業多元化的成功範例。<sup>44</sup>

劉錦國的先祖係自中原遷徙至閩南、再遷入烈嶼。其高祖父由河南一路南來福建同安，曾祖父劉普瑞再遷移至烈嶼高厝鄉，傳有祖父有用、父親清潤（？-1958）等後代。劉錦國的母親洪玉英（？-1965）亦為烈嶼本地人，與清潤育有10名子女。劉錦國為家中三男，另有存心、錦爐、錦橋、錦仁、錦地、碧雲、碧蓮、碧墜、碧回等兄弟姐妹。1938年劉錦國南渡，1940年輾轉來到汶萊，開啟其不凡的人生旅程。1950年他與妻子林桂英結婚，婚後育有三兒四女，分別是孝偉、孝德、孝君及雅媛、雅輝、雅芬、雅意，目前共同經營華和集團各事業體。

<sup>44</sup> 金門日報全球資訊網，<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2/150663?cprint=pt>（2019/2/8 點閱）。

(圖32、圖33)



圖32、2004年劉錦國照片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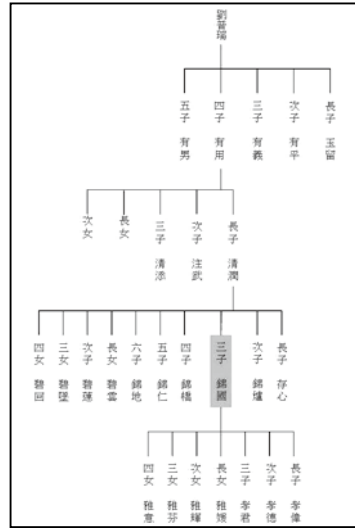


圖33、劉錦國家族系譜

資料來源：劉孝德提供

### (一) 「跑日本手」，遠渡汶萊

劉錦國出生、成長於烈嶼的大家族，幼時在學堂就讀，課餘也跟隨長輩下田耕作，環境並不富裕。1937年日軍占領金門島，1938年他獲得父親的同意以及僑居汶萊姐夫的協助，準備到汶萊工作。一開始先到新加坡，逗留年餘之後，才在1940年抵達汶萊。<sup>45</sup> 那時候為了躲避日軍而南渡的青年，人數甚多，地方上俗稱

<sup>45</sup> 「1938年，十八歲的劉錦國，依依不捨地由父親送到大金門，隻身搭乘可載三百人的火炭船『金申號』（註：應為金星號）來到廈門，住在同鄉經理的『合安旅社』，停留數日，才在英殖民島申請到赴新加坡的准證，開啟孤軍奮戰、艱苦奮鬥的歲月。由廈門、汕頭到香港，他離家越來越遠……。自香港搭乘荷蘭註冊的輪船『金馬號』船資十元，搖搖晃晃了一週航程，他才抵達新加坡。在外岸龜島隔離一週，以作檢疫，他才獲准入境。同船幸有老客李仁義先生、父親義弟蔡天華先生等人互相照應，他的孤獨鄉愁與對未來的恐懼心理，才稍獲紓解。他在新加坡顛沛流離地逗留年餘，過著舉目無親的日子，當途經納閩島抵達汶萊，與久未謀面的唯一親人—大姐會面時，已是離家兩年後的1940年了。」見沈仁祥著，葉德明譯，《華和：汶萊劉錦國的奮鬥故事》（吉隆坡：大將事業社，2000年），頁29。

「跑日本手」。

劉錦國初來到汶萊時，在姐夫經營的小商店「隆盛號」工作，當時（1940年）每月薪資4元，他每天從早忙到晚，天還沒亮就出門添購與運送貨物，接著開店門做生意，一直到晚上10點才休息；即使工作辛苦忙碌，劉錦國對於店後面荒蕪的空地感覺可惜，因此時常抽空開墾那片雜草叢生的荒地，種植各種農作物出售。因為從小對農作耕耘的經驗累積，使得他日後在農牧業有很大的成就。

在姐夫的商店工作不到兩年的時間，劉錦國便辭去隆盛號的工作，獨自出去自立門戶創業；以19元購得腳踏車，開始過著收購物品和買賣的生活。在物資匱乏的年代，劉錦國騎著腳踏車在樹膠林間穿梭，四處收購香蕉、魚蝦、蔬菜等農漁物產，往人潮多的地方進行買賣，不分晝夜四處奔波辛勤工作。<sup>46</sup>

## （二）建立華和號

喜愛農業的劉錦國看到汶萊自然環境條件的優異，認為可以發展農場事業，於是先投入此一行業，經過幾年的辛勤工作逐漸存有積蓄，在1947年以160元在慕拉路買地開墾建屋，並於自宅申請營業執照，創立「華和號」經營小生意，這是在汶萊創業的起點。而「華和」之名有期許全體華人和睦、互助和共處之意。<sup>47</sup>

1949年劉錦國經人介紹與妻子林桂英訂婚，並於次年結婚，夫妻共同經營「華和號」，同時耕田犁地、飼養雞鴨、經營農場。1956年劉錦國響應汶萊政府的農業多元發展政策，決定成立劉錦國農業公司。（圖34）他提到創業之初的理念：

為感念汶萊政府仁慈寬厚，人民得以安居樂業，劉錦國認為：應在自己能力所及的範圍內，為國家報效一份心力。而民以食為天，以農報國來響應政府的農業多元發展政策，不啻為可行途徑。但是，立志以農報國，單靠一己荷鋤種地，不足以見其功效。因為，以畜力人力的耕作方法，肯定會隨科技的進步而遭淘汰。經過縝密的瞭解和研究後，他向政

<sup>46</sup> 劉孝德訪談，汶萊劉宅，2018年9月29日。

<sup>47</sup> 沈仁祥著，葉德明譯，《華和：汶萊劉錦國的奮鬥故事》，頁49。

府貸款一萬元，以購買犁地機械，並從香港聘請七名工人，加上來自砂拉越大勞山、老撾和印尼的工人共十一名，一起耕耘這幅錦繡園地。<sup>48</sup>



圖34、劉錦國農業公司廣告

資料來源：賴公任主編，《汶萊商業大觀僑賢事略》，頁59。

在大張旗鼓準備拓展事業之時，劉錦國卻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由於各種客觀環境例如氣候、耕作方式的不同，以及來自不同地區的工人彼此之間生活習慣不同而產生衝突等等因素，使得劉錦國疲於奔命，所經營的農務事業並不順遂，生活漸漸陷入困境。1958年劉錦國因操勞過度送醫急救，遠在烈嶼的父親又於同年病逝，接二連三的不幸是他人生最艱困難熬的時候。幸而劉錦國並沒有因重重困境而被擊倒，在1959年身體好轉之後，向同鄉、拿督林清注借了3千元，集資遣散了所有的工人，也結束了小店的生意，改在市集當流動攤販，自食其力兜售農作物及布料，同時也代理砂拉越大勞山的香蕉販售。在講求信用的態度與薄利多銷的經營方式之下，劉錦國逐漸獲得供應商與顧客的信任，供應商的貨源不斷，劉錦國的生意愈發興隆，逐漸有了利潤與營收。1961年劉錦國開始修葺新屋，並恢復小店的經營。1966年，以4萬元興建雙層洋房，樓上作為住家，樓下開店做生意，商店規模也逐漸擴大，奠定了日後「華和百貨商場」的基礎。

劉錦國除了經營「華和號」，同時也發展養殖畜牧業，初期遇到人事經濟財務各方面的困難，因為華商之間相互刁難，使得飼料的供應受到限制，也因此激發出日後自行設廠調配飼料的想法，而自耕自銷自營的經營策略，但也使得「華和」的生意日漸興盛。1972年，當時全世界最大的天然煤氣液化場在汶萊魯目

<sup>48</sup> 沈仁祥著，葉德明譯，《華和：汶萊劉錦國的奮鬥故事》，頁59。

海邊啟用，對汶萊經濟的高度發展有很大的影響力；汶萊整體經濟於此時蓬勃發展，「華和號」也搭上汶萊發展的列車，業務節節上升。1973年劉錦國向銀行貸款8萬3千元購買土地並擴大農作面積，同時該筆款項也用來作為「華和」生意的周轉。1974年汶萊國際機場完工，大大提升了各項產品入出口的便利性，劉錦國全力支持汶萊皇家航空公司，「華和」於國際間的貨物運載都交由汶萊皇家航空負責。

1982年，由於土地使用問題，位於慕拉路的「華和號」被下令關閉，劉家損失慘重，不過劉錦國並未因此受挫，反而因優先還清債務，建立良好的商譽而獲得供應商更多的支持，就在「華和號」休業不到三個月之後，劉錦國收購了位於加東路的「中央百貨公司」，又在不到五個月的時間（1982年10月），南拔區全新的「華和百貨商場」開張營業。南拔商業區發展初期，交通不甚方便，但劉錦國認為只要改善交通設施，就能吸引人潮；果然在交通改善之後，華和百貨商場生意興隆，帶動其他商號紛紛遷入，也拉抬了南拔區的整體發展。

「華和」事業大規模迅速擴張，為滿足事業擴張所需的土地，劉錦國於1983年在尊重崗購買21畝農地。尊重崗位於首都斯市以南約35公里，大部分土地是荒蕪的老樹膠林。劉錦國在此設立「華和機械農場」，首先改良土質，以機械化方式代替人工開墾，大量種植花生、甘蔗、榴槤、芒果、藍塞（又稱蘭撒果，*Lansium domesticum*）、波羅蜜、柑桔、橙柚、香蕉、木瓜、芋薯、南瓜、玉米、蔬菜等等蔬果，並以廉價銷售供應市場需求，降低了大眾消費開銷和國家的外匯支出。<sup>49</sup>劉錦國成功的經營，吸引汶萊農業當局一再派員前往考察。（圖35、圖36）

「華和機械農場」除了農作物生產，同時也發展家禽養殖業；由於水利需要開闢大水塘，水塘蓄水灌溉之餘得以養魚，農場所收穫的農作物又可作為魚飼料之用，如此相輔相成，形成供需循環的關係。

劉錦國在汶萊國內的事業迅速蓬勃發展，1988年在「華和機械農場」設立了專業飼料調配廠；1986年在加東路開設「華和百貨商場加東路第一分行」；

<sup>49</sup> 沈仁祥著，葉德明譯，《華和：汶萊劉錦國的奮鬥故事》，頁119-123。



圖35、農業局參訪華和機械農場



圖36、亞細安（ASEAN）農業會議代表團訪問華和

資料來源：沈仁祥著，葉德明譯，《華和：汶萊劉錦國的奮鬥故事》（吉隆坡：大將事業社，2000年），頁125-126。

1987年「松高朗華和百貨商場」開張，又再一次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1990年在加東路「華和百貨商場加東路第一分行」旁又設立「華和百貨商場加東路第二分行」，兩間百貨商場僅咫尺之遙；1990年汶萊西區那威的開墾計畫，又再次成為劉錦國成功開墾荒地的案例；1996年「蘇丹基金大廈華和百貨商場」隆重開幕，同時也將電腦化科技引進百貨業；1998年「久納區華和百貨商場」的設立帶動久納區成為汶萊繁榮的商業中心。<sup>50</sup>除了在汶萊國內發展迅速，劉錦國的事業也擴及新加坡、吉隆坡、香港與臺灣各地。<sup>51</sup>

### （三）傳統觀念的海外華人家庭

劉錦國的妻子拿汀林桂英（1934-2018），出生於汶萊，祖籍同為金門。林桂英的父親9歲就到了汶萊，在首都斯市經營「瑞源號」，育有三男五女。因為

<sup>50</sup> 劉孝德訪談，汶萊劉宅，2018年9月29日。

<sup>51</sup> 「因多間百貨分行每月售貨量龐大，也為保持新貨源不斷，劉錦國認為消極地光靠供應商批貨，趕不上急速的商業步調。一九八六年，他在新加坡購置產業，以三個兒子的名字設立『偉德君兄弟私人有限公司』，作為海外第一個辦事處，也是『華和』各百貨業的橋頭堡，源源不絕地為汶萊提供新穎和價廉物美的貨物。以後又在香港設有採購中國貨品的專任代理，在臺灣臺北中和市設有代辦處，主管臺灣貨物採購。一九九九年，他在吉隆坡自購辦公室，除負責商務活動，還投資建築器材的瓷磚廠。在金門家鄉，他則參與屋業發展。海外據點，為『華和』提供最新的商品與商業資訊，並與世界各地商家密切聯系，以最快速的反應，來適應瞬間萬變的商業環境。」沈仁祥著，葉德明譯，《華和：汶萊劉錦國的奮鬥故事》，頁145。

戰爭的影響，林桂英父親亡故，賴以生活的瑞源號不復存在，自此她挑起家庭生活重擔，在與劉錦國結婚之後亦勤儉持家，協助劉錦國經營生意，也是劉家最有力的精神支柱。<sup>52</sup>

劉錦國父親於1958年因病亡故，當時正逢他的事業受挫，無法返鄉奔喪，獨留母親於金門；1964年劉錦國申辦手續，將母親由金門接到汶萊奉養，正值盡孝道之際，翌年（1965年）母親因病過世，安葬於慕拉義山。自1938年離開故鄉後，劉錦國未再踏上故土，遲至1979年才返鄉祭祖，並出資修葺祖厝及劉林家廟，兩年後（1982年）完成，劉錦國與林桂英夫婦回到烈嶼舉行奠安開幕儀式。1989年，劉錦國捐款贊助烈嶼羅厝的西湖古廟重建；1994年再捐款贊助東坑清雲祖師廟的重建，2007年清雲祖師廟的戲臺啟用，劉錦國還特別從大陸廈門請來高甲戲酬神，深得鄉人的敬重。<sup>53</sup> 重視家庭倫理的他，在汶萊興建了一座大宅，讓所有的兒孫住在一起，鼓勵家族和睦相處，並安排長子孝偉負責百貨公司經營及負責中國大陸採購事宜；次子孝德負責五座農場及倉庫物流中心；三子孝君負責超級市場，及東南亞採購事宜。兒子分工合作，各有權責來經營家族的事業，共同為華和集團打拚。<sup>54</sup>（圖37至圖40）

劉錦國在20歲時隻身來到汶萊，靠著勤奮努力，胼手胝足創辦了華和號，並建立了後來的百貨商場以及現代化農場，且在海外多有投資。目前，劉錦國家族儼然成為汶萊華人首富，總資產達40多億汶幣（約新臺幣1,000億元）。他沒有機會得到完整的學校教育，但捐獻汶萊中華中學不遺餘力，並贊助公益事業，出資扶助貧困老人和兒童，贏得汶萊皇室與華界的尊重，並多次受到汶萊國王的接見及冊封。1999年，汶萊蘇丹為劉錦國頒賜SMB勳章；2004年，汶萊蘇丹冊封他為Pehin Kapitan（丕顯甲必丹），是汶萊擁有此一殊榮的4位華人中的一位，

<sup>52</sup> 1982年慕拉路上的華和面臨關閉的厄運，此時林桂英獨排眾議說服劉家收購加東路上的「中央百貨公司」，不但馬上提升中央百貨公司的業績，同時也建立「華和」在百貨業的穩固基礎，這一切全賴林桂英的眼光與堅持，在「華和」發展的歷史上也具有珍貴的意義。林桂英與劉錦國同甘共苦相互扶持，1990年更陪同劉錦國跨至汶萊那威開墾發展。劉孝德訪談，汶萊劉宅，2018年9月29日。

<sup>53</sup> 金門日報全球資訊網，<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2/150663?cprint=pt>（2019/2/8點閱）。

<sup>54</sup> 劉孝德訪談，汶萊劉宅，2018年9月29日。



圖37、1950年劉錦國與林桂英結婚，  
於中華學校前與親友合照

資料來源：劉孝德提供



圖38、1960年代劉錦國全家照

資料來源：沈仁祥著，葉德明譯，《華和：  
汶萊劉錦國的奮鬥故事》，頁79。



圖39、2010年劉錦國九秩大壽時家族  
合影



圖40、劉錦國汶萊宅第外觀

資料來源：劉孝德提供

2006年再獲汶萊封賜拿督巴都卡。<sup>55</sup> 2008年獲亞洲太平洋區企業家機構頒發「亞太企業家終身成就獎」。<sup>56</sup> 2018年劉錦國辭世，交出了人生漂亮的成績單。他崇尚儒家思想，繼承傳統文化，又能與時俱進、創新發展，實為汶萊烈嶼人創業的

<sup>55</sup> 劉錦國訪談，汶萊劉宅，2004年8月30日；中國僑聯網，<http://big5.chinaqw.cn:89/zgqj/gxjx/200805/16/117137.shtml>（2013/10/4點閱）。

<sup>56</sup> 金門日報全球資訊網，<http://www.kmdn.gov.tw/1117/1271/1272/150663>（2018/6/4點閱）。

一頁傳奇。

#### 四、西路林氏家族三代人的移民記憶

在金門人近代南渡歷史中，日本軍占領時期、國共內戰及其後的冷戰對峙時期，是遷徙避禍、遠離戰亂的一段海外散居的集體記憶。僑居汶萊斯市的林朝基、林景坤、林瑞典三代是其中的一個典型。

祖籍烈嶼西路的林朝基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南來汶萊斯市。當時下南洋的路徑是從西路經陸路到雙口，並由雙口搭舢舨到廈門，等待蒸汽輪船到新加坡，之後再轉往汶萊，旅途可謂艱辛。林朝基在1916年2月創辦了豐源貿易，設址於汶萊斯市最繁盛市街的蘇丹街22、23號門牌，經過數年的打拚，生意不錯，獲利頗豐。隨後，他返鄉結婚，迎娶青岐村的洪和娘，婚後育有景波、景連、景坤、景仕四子。豐源貿易是一種九八行的經營類型，進口新加坡的貨品，如米糖鹽、各種食品、衣服等，提供當時汶萊社會所需的物資。一如當時多數的華僑家庭，林朝基經常往返汶萊與烈嶼之間，他的妻子住在烈嶼，兒子們也在烈嶼出生、長大，直到成年時再把他們帶往海外發展。

由於汶萊有良好的發展機會，逐漸老邁的林朝基陸續將四個兒子、太太林洪和娘（終老於汶萊，並葬在對面港義山）接到汶萊，並考慮到兒子們各自的前途，決定擴展貿易版圖且進行分家。老大景波成立新源兄弟公司，專營什貨；老二景連成立豐勝公司，專營文具；老三景坤則繼承了豐源的基業（另一合夥人是同族的林棠棣），持續經營貿易商業；老四景仕成立林景仕父子公司，銷售各式衣服。四位兄弟日後在汶萊的商界中均能嶄露頭角，克紹箕裘，光耀門楣。

身為林朝基三子的林景坤（1907-2003）出生於烈嶼西路，16歲那一年（1923年）隨父親南來汶萊，學習做生意，學識豐富加上積極努力的他，於經商之道頗有心得。他擴大豐源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充為豐源出入口商兄弟公司，又稱「豐源（坤記）」，並逐步成為華人社會的領袖之一。根據1959年《汶萊商業大觀僑賢事略》的資料：「林景坤先生，祖籍福建金門，……豐源出入口商兄弟公司，已成當地信譽卓著之大商號矣，前途發展無窮。對社會公益多所服務，

遐邇咸欽，歷任中華商會財政、中華中小學校財政等要職，聯繫團結保育文化，著有蜚聲。其令弟景仕等亦皆當地賢達，桂柏聯芳稱盛。」<sup>57</sup> 由此可見林景坤及其豐源公司在汶萊社會的影響力。

林景坤娶了同鄉的洪素月（烈嶼青岐人，1911-2007），並在汶萊生下瑞清、瑞慶、翠拈、瑞典等三子一女。1941年10月，林景坤聽聞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即將強占汶萊，為免戰亂波及，他決定帶著家族近20人搭船到香港，再返烈嶼避禍。哪曉得，舉家到了香港之後，他才知道烈嶼也為日軍所占。因為如此，他們像是難民一樣棲身香港，透過變賣財物來生活，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回到烈嶼。安頓好家人之後，景坤再返汶萊重振生意，並且經常僑匯返鄉給妻兒。然而，1949年起，金門成為國共對峙及世界冷戰的前線，這樣的歷史轉折也深刻影響華僑家族的命運。林景坤的小兒子林瑞典（1940-）的故事即為一例。

林瑞典出生於汶萊，襁褓之間跟著家人避禍香港，戰後再返烈嶼。作為富裕華僑家庭的成員，父親的僑匯讓他們在烈嶼過著不錯的生活。而且，在瑞典祖父林朝基發跡之後，已在西路蓋了兩幢三蓋廊式的傳統建築僑房，供家族成員落葉歸根之用。林瑞典的童年就在西路傳統建築內外渡過。他就讀烈嶼中心國民學校，1954年畢業後考入金門中學，<sup>58</sup> 恰巧發生了九三砲戰，金門中學全校遷往成功村的陳景蘭洋樓，林瑞典在那裡唸了一年的書。他的哥哥瑞清、瑞慶年紀較長，則在烈嶼擔任民防自衛隊，但是躲砲彈則是他們的共同記憶。一直到今天，人已經遷往汶萊超過半個多世紀的林瑞典，仍然記得那段烽火歲月。

1958年八二三砲戰，人在大金門的林瑞典，心繫人在烈嶼的母親，於是在水頭等待，想辦法找船回家探視。在兩棲部隊成功隊的協助下，他綁在橡皮艇上，渡過金烈水道回到西路。之後，金門中學學生被送往臺灣本島，分送到各個省立中學寄讀，林瑞典也不例外。先是搭著中字號到高雄，然後搭火車到彰化，再換車到臺北。由於路程顛簸，他一上火車就呼呼大睡，到彰化才被叫醒換車。之後，他和30多位金門同學被分發到省立清水中學，並在那裡讀到畢業。唯畢業證

<sup>57</sup> 賴公任，《汶萊商業大觀僑賢事略》，頁30。

<sup>58</sup> 時值戰爭期間，圖44之烈嶼中心國民學校畢業證書上之1958年並非林瑞典畢業年份，而是畢業證書補發日期，故1954年於中心國民學校畢業，考入金門中學初中部。

書仍是領著金門中學的證書。這些青年時期的文件，林瑞典非常珍惜，他小心翼翼地保存，飄洋過海帶到汶萊。（圖41至圖45）



圖41、林洪素月  
（林瑞典母親）身分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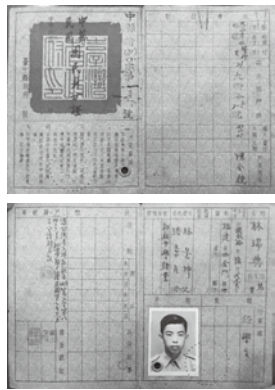


圖42、林瑞典身分證



圖43、1957年林瑞典金門  
中學學生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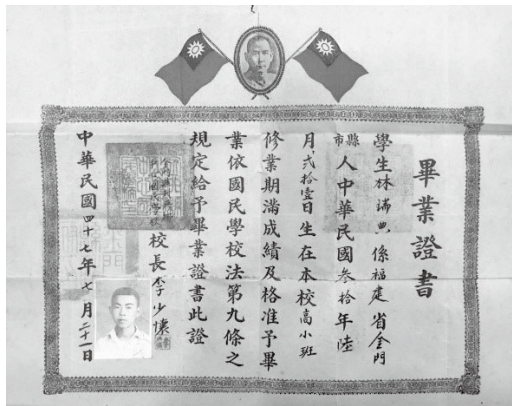


圖44、1958年林瑞典烈嶼中心國民學  
校畢業證書



圖45、1960年林瑞典金門中學初中部  
畢業證書

1960年，林景坤申辦手續，將太太洪素月、小兒子林瑞典及景連兒子林建順帶到汶萊。當時林瑞典已足18歲，屆服役年齡，在未服兵役的情況下，理應無法出國。但就在這個時候，汶萊僑領甲必丹林德甫、拿督林清注、李仁義及林景坤





圖49、1960年林瑞典臺灣省入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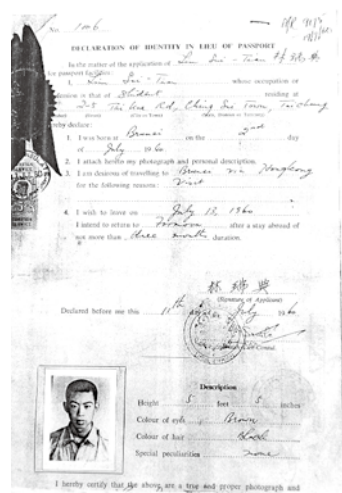


圖50、林瑞典代替護照的身分證明



圖51、1960年蔣中正總統暨夫人接見  
汶萊僑領

說明：後排左起林景坤、拿督林清  
注、甲必丹林德甫、李仁義

資料來源：林瑞典提供



圖52（上）、1990年豐源公司員工合影

說明：中為林景坤  
資料來源：林瑞典提供



圖53（下）、西路林家僑匯興建的祖厝

抵達汶萊之後，林瑞典在斯市的聖約翰中學（St. John's School）就讀，數學表現很好，但英文跟得有點辛苦，天天苦讀遠東字典。一年之後，就到豐源學習經商。1967年與祖籍廈門海澄、汶萊本地出生的陳秀珍結婚，婚後育有豐揚、豐盛、豐寶三子。1980年代之後，他主掌豐源，自新加坡進口米、糖、酒、煙、各式罐頭等，貿易達到極盛。1998年他成立瑞豐股份有限公司，並在摩拉港口附近向政府承租了棧房土地，合約25年，興建了辦公室及大型倉儲。一年的地稅、門牌約9千元（汶萊幣）。不過，根據汶萊政府的規定，公司經營必須留30%的股份給當地的馬來人，他們只是掛名領錢，也是公司經營的一種隱形成本。同時，即使林瑞典出生在汶萊，且自1960年起定居於此，他仍未具公民的身分，僅有俗稱「紅登記」的永久居民證。他對金門仍存著濃厚的感情，1995年烈嶼西宅忠仁廟、西路忠義廟重建奠安，他也曾返鄉參與，並獲得陳水在縣長的接見。（圖54、圖55）



圖54、豐源（瑞豐公司）總部及倉儲



圖55、豐源倉儲內部

林瑞典是最後一批在冷戰時期出洋的金門僑民之一。他收藏著在金門生活的照片、證書，也在現在公司的大門上掛著早期「豐源」的店招。念舊的他，記憶中滿滿是金門的故事，而這些回憶的點滴恰恰是僑鄉與戰地生活網絡的交織，是金門歷史不應遺忘的一頁。

## 伍、結論：跨境／國網絡的華人家族

在海外華人研究的學術領域中，許多學者已經注意到散居的華僑家族之特性：地理上雖不住在一起，但仍盡其可能地維持經濟上的共同體，並有效地維持家族成員權利及義務的分派。這種家族成員分隔兩地，成為一種「分散家庭」（dispersed family）、「分散氏族」（dispersed clan）、甚至是「分散社群」（dispersed community）情況。然而，根據許多歷史現象顯示，我認為華僑「同時存在」於僑鄉與僑居地社會，產生跨境的社會影響。這樣的現象也提醒我們從社會網絡的面向重新思考僑鄉家族、宗族及其社區聚落（僑村）的特殊性，移民記憶的討論有助於我們深刻地掌握具體的史料。

首先是第一代海外移民飄洋過海的散居經驗。汶萊的烈嶼人連鎖式移民的歷史不算久遠，但從19世紀後期、20世紀初期開始，即不斷地捲入大歷史的時代變遷，1937年的日軍占領金門、1941年底至1945年日軍占領汶萊、1949年以降的國共對峙及美俄冷戰等，這些移民從1949年以前的金門、廈門、新加坡、東馬納閩（Labuan）、汶萊的遷徙路徑，在1950年代之後，轉變為金門、臺北、香港、曼谷、新加坡、納閩、汶萊。落腳汶萊的共同經驗是在困苦的環境下憑藉著勤奮而翻身的各種戲劇性的故事。移民記憶呈現了一種敘事方式：從貧困到致富的發跡過程。當然，歷史的真實是有更多的海外移民，他們終其一生，沒沒無聞，沒有機會致富返鄉，也沒能進入國家視野或研究書寫中。他們是真正的離散社群，疏遠於原鄉的血緣、地緣網絡之外。

人在海外的華僑，透過參與僑鄉各種公共事務及其他方法，重建地方網絡，以確保地方影響力，這是一種歸鄉的經驗。在汶萊與烈嶼的案例中發現，自1920年代起，海外華僑積極參與烈嶼的祠廟修建，包括血緣的宗祠及地緣的廟宇，可以獲得宗族及跨社區的地位。林德甫、劉錦國等僑領均是如此，這些網絡關係不僅沒有因為冷戰時期的戰地情況而消融，到今日也仍然存在。當然，在故鄉興建宅第、洋樓以作為光宗耀祖價值觀的物質表現，經常可見。其實，對汶萊烈嶼移民來說，特別是冷戰時期的僑匯屋宇，並非為了落葉歸根的實際用途，更多是象徵性的社會功能，是一種海外華僑華人的財富及其社會地位之再現。一如陳達所

言：「……因為房屋是『人人看得見的』，所以親友與鄰居，都可以發生羨慕之心，房主可以借此表示在南洋發財的虛榮。因為房屋是『拿不動的』。」<sup>60</sup>而當故鄉的人們看到祠廟上的捐款碑記及矗立於村落的僑匯建築時，「出洋夢」更是被這些物質文化推波助瀾地複寫，驅使著極欲改善經濟狀況、追求更多財富的僑鄉青年，往海外尋求發展。因此，移民記憶中最常被傳頌的篇章之一，就是衣錦還鄉的故事。

同時由於身處伊斯蘭國度，接受蘇丹的封銜有助於增進他們與王族的關係，更有利於僑居國地位晉升與生意網絡的擴展；當然，蘇丹賜予華人社會領袖封銜也可懷柔、拉攏他們對於國家、王室的效忠。是故，從王文邦、林清注、林德甫、劉錦國等僑商開始，幾乎在事業有成之後，都受封天猛公、甲必丹、拿督等不同層級的勳銜。反過來說，這些華人領袖也能透過其管道，將人口比例居少數的華族意見傳達給汶萊皇室及政府，進而保障自身社群的利益。事實上，這些勳銜所反映的社會資本，除了是華商們在事業上的成功之外，更是對於華人社會長期付出之結果，包括祠廟（如騰雲殿）、社團（如羣聲音樂社、中華商會、福建會館等）、華文學校（汶萊中華學校等），以及其他公益慈善事業之捐輸。而這樣的歷史過程，對於「從異地到新家園」的重建及轉型，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

此外，林瑞典的移民經驗也說明著冷戰時期僑鄉網絡並未斷絕，而是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延續著。某個程度來說，汶萊僑領效忠自由中國，關注故鄉金門的戰地建設，換取政治上的信任及僑眷子弟在兵役屆齡之際得以出洋。林德甫家族對於臺灣的投資，也可反映當時中華民國的僑務政策，以及華僑華人擴展生意版圖的雙贏策略，儘管他在1950年代後期即已入籍，取得汶萊公民權，但無損其作為愛國愛鄉華僑的身分認同。這種雙重認同的現象，在冷戰時期的海外華人社群是一種普遍的現況。

最後我想強調，作為一個地方，近五百年來，金門從來不是封閉的島嶼，跨境流動已經是一種地方傳統，尤其是近代華僑。第一代、第二代的他們，絕大多數是「僑居社群」（sojourning communities）的性質，盡可能地維持散居家族的

<sup>60</sup> 陳達，《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年），頁120。

共同體運作；但隨著在地化的過程，接下來的移民後裔與祖籍地之聯繫，更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學術課題，汶萊與烈嶼之間的文化網絡，恰恰呈現了移民社群及其後裔在地理上的散居、經濟上的夥同及網絡關係上的多層次連結。華僑華人家族及其村落、社區是一種跨越地理疆界的社群，挑戰了西方漢學的宗族內部運作概念，也質疑了地理學先驗式存在的傳統領域之村落研究，具有反思既有理論的價值。而重新思考僑居地（新家園）與僑鄉的關係，除了有助於我們充分地了解歷史上的華僑社群特性、僑鄉社會的文化變遷之外，對於海外華人社會的形成與發展亦能提供新的研究視野。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

Constitutional issues in respect of North Borneo and Sarawak on joining the federation, 1961-1963, The National Archives, Malaysia.

Kinmen Undaunted: A Statistical Report on Progress in Kinmen, April 30, 1959,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

### 二、方志

呂允在總編纂，《增修烈嶼鄉誌》。金門：烈嶼鄉公所，2010年。

李怡來編纂，《金門華僑志》。金門：金門縣文獻委員會，1971年。

林焜熿編修，《金門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0年。

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金門縣志》。金門：金門縣政府，1992年。

### 三、訪談

方小萍訪談，烈嶼鄉圖書館，2019年5月11日。

吳玉華訪談，烈嶼鄉公所，2018年8月16日。

呂合成訪談，烈嶼東林，2019年5月11日。

林明泰訪談，汶萊林明泰汽車公司會議室，2019年1月23日。

林瑞典訪談，汶萊摩拉豐源公司，2018年9月28日。

劉孝德訪談，汶萊劉宅，2018年9月29日。

劉錦國訪談，汶萊劉宅，2004年8月30日。

### 四、專書

江柏煒，《冷戰金門：世界史與地域史的交織》。金門：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2017年。

- 江柏煒，《星洲浯民：新加坡金門人的宗鄉會館》。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07年。
- 沈仁祥著，葉德明譯，《華和：汶萊劉錦國的奮鬥故事》。吉隆坡：大將事業社，2000年。
- 陳達，《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年。
- 羣聲慶祝卅周年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編，《婆羅乃羣聲音樂社慶祝成立第卅周年紀念特刊：1958-1988》。汶萊斯市：婆羅乃羣聲音樂社，1988年。
- 賴公任主編，《汶萊商業大觀僑賢事略》。新加坡：星州環球圖書公司，1959年。
- 饒尚東，《汶萊的人口與經濟發展（南洋大學學術論叢：饒尚東卷）》。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2010年。
- 饒尚東，《汶萊的經濟發展》。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3年。
- 饒尚東，《汶萊華族會館史論》。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1年。
- 汶萊中華商會編，《汶萊斯市中華商會創會五十五週年紀念特刊》。汶萊斯市：編者自印，2002年。
- Castles, Stephen & Mark J.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Houndmills: the Macmillan, 1993.
- Massey, Douglas S., Graeme Hugo, Ali Kouaouci, Adela Pellegrino and J. Edward Taylor. *Worlds in Motio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 Brunei. Unit Perancang Ekonomi. Bahagian Perangkaan, *Jadual-jadual rumusan banci penduduk Brunei, 1981. (Summary tables of the Brunei population census, 1981.)*,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Bahagian Perangkaan, Unit Perancang Ekonomi, Kementerian Kewangan, 1981.
- Brunei. Unit Perancang Ekonomi. Bahagian Perangkaan, *Jadual-jadual rumusan banci penduduk Brunei, 1991. (Summary tables of the Brunei population census, 1991.)*,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Bahagian Perangkaan, Unit Perancang Ekonomi, Kementerian Kewangan, 1991.
- Saunders, Graham E. *A History of Brunei*. London: Routledge, 2002.
- Teck Guan Holdings Pte Ltd. *Ong Kim Kee: in Loving Memory* (《永慕親恩：拿督王金紀紀念文集》)。Malaysia: Perniagaan Yakin, 2004.
- Tong, Niew Shong. *Demographic Trends in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Brunei Darussalam: Educational Technology Centre, University of Brunei

Darussalam, 1990.

## 五、論文

Tong, Niew Shong. "The Population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Malaysia, Singapore and Brunei." Ph.D. [microform], University of London, 1969.

## 六、報紙

《正氣中華》，金門，1953年。  
《正氣中華日報》，金門，1965年。  
《金門日報》，金門，1996年。

## 七、網路資料

〈林德甫控股基金捐5萬2 8校及象棋公會受惠〉，《聯合日報（馬來西亞砂州）》，<https://eunited.com.my/141706>（2019/2/7點閱）。

中國僑聯網，<http://big5.chinaqw.cn:89/zgqj/gxjx/200805/16/117137.shtml>（2013/10/4點閱）。

汶萊地圖，<http://tw.search.yahoo.com/search?p=brunei&fr=yfp&ei=utf-8&v=0>（2018/10/10點閱）。

汶萊發展部，<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1111151208/http://www.depd.gov.bn:80/SitePages/Population.aspx>（2018/6/4點閱）。

汶萊經濟規劃與發展部，<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1111151208/http://www.depd.gov.bn:80/SitePages/Population.aspx>（2018/6/4點閱）。

金門日報全球資訊網，<http://www.kmdn.gov.tw/1117/1271/1272/150663>（2018/6/4點閱）。

金門日報全球資訊網，<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2/150663?cprint=pt>（2019/2/8點閱）。

金門縣政府統計，[https://www.kinmen.gov.tw/News\\_Content2.aspx?n=98E3CA7358C89100&sms=BF7D6D478B935644&s=D7395151C7EF3DC6](https://www.kinmen.gov.tw/News_Content2.aspx?n=98E3CA7358C89100&sms=BF7D6D478B935644&s=D7395151C7EF3DC6)（2019/5/14

點閱)。

Rozan Yuno. “Sultan Tengah-Sarawak’s first Sultan.” *The Brunei Times*. December 28, 2008.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03100218/http://www.bt.com.bn/golden\\_legacy/2008/12/28/sultan\\_tengah\\_sarawaks\\_first\\_sultan](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03100218/http://www.bt.com.bn/golden_legacy/2008/12/28/sultan_tengah_sarawaks_first_sultan) (2018/5/30點閱)。